



THE LONG CAMPAIGN

U.S. ELECTIONS 2008



漫长的竞选：展望美国2008年选举



U.S. DEPARTMENT OF STATE /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文献信息中心

漫长的竞选：展望美国 2008 年选举

目 录

| | |
|-----------------------|----|
| 内容简介 | 1 |
| 编者的话 | 3 |
| 互联网对政治竞选的影响 | 4 |
| 新投票技术：新问题还是新出路？ | 7 |
| 第一次投票 | 10 |
| 国会选举 | 12 |
| 美国选民的变化 | 15 |
| 美国妇女选民 | 18 |
| 总统大选活动随行记者观感 | 21 |
| 政治民调为何不可或缺 | 25 |
| 一个新开端 | 28 |
| 2008 年总统竞选筹资 | 32 |
| 选举团制度失效了吗？ | 35 |
| 相关读物 | 39 |
| 相关网站 | 41 |

内容简介

编者的话

互联网对政治竞选的影响

数码鸿沟网站前主管安迪·卡文

政治候选人和普通公民正在通过网上技术手段以新颖的方式争取和影响选民。

新投票技术：新问题还是新出路？

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前主席保罗·德格雷戈里奥

随着电子投票在选举中越来越普遍，民主国家必须确保所有公民都能自由、方便和无记名地投票。

第一次投票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撰稿人丽贝卡·蔡夫曼

两位美国年轻人谈第一次参加投票的感受和对投票意义的理解。

国会选举

缅因州沃特维尔科尔比大学政府学教授桑迪·梅塞尔

美国国会代表政府的立法分支，与总统分享决策权，因此国会选举对美国政府决策有重大意义。

美国选民的变化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莱克研究所合伙人丹尼尔·戈托夫

近期民意调查反映了美国公民在 2008 大选年时的担忧、信念和情绪，说明美国人在思变。

美国妇女选民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民意调查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莉安妮·康韦

美国妇女选民占全体合格选民人数的一半以上，对选举结果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民调显示，妇女关心的议题范围很广。

总统大选活动随行记者观感

《华盛顿邮报》前政治事务记者吉姆·迪肯森

一位老记者描述随总统候选人车队进行随行采访的感受。

政治民调为何不可或缺

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佐格比国际”民调机构总裁约翰·佐格比

民意调查不仅显示哪位候选人在竞选中领先，而且也反映选民的价值观和当前关注。

一个新开端

与《库克政治报告》编辑兼发行人查理·库克和《国家期刊》特约编辑杰里·哈格斯特龙的访谈

两位政治专家讨论 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非同往年的特点。

2008 年总统竞选筹资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威利·赖因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简·维托尔德·巴兰

联邦选举委员会对政治竞选筹款和开支给予严格规范，候选人必须对如何最有效地分配竞选资源以及是否接受公共竞选资金作出决定。

选举团制度失效了吗？

两位学者探讨美国采用选举团制度选举总统的利弊

选举团制度在二十一世纪依然适用

——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斯·贝克

让我们利用选举团制度在全美国实行总统普选

——马里兰州州议员兼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宪法学教授杰米·拉斯金

相关读物

相关读物

相关网站

编者的话

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人们可以自由表达不同意见。随着美国 2008 年选举的临近，我们看到候选人、选民、民调人员和专家学者正在就各种问题表达相同和不同的观点。在决定投票选谁当总统时，选民是注重议题呢，还是注重候选人的领导才能？选举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是在发挥有益作用，还是应该予以改变？在选举前数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有任何意义吗？

远在 2008 年的选举日到来之前，竞选活动已紧锣密鼓展开：总统候选人举行了多

次辩论，竞选广告在电视节目中频繁出现，民调结果不断问世。在 2008 年，美国选民将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国会议员、州和地方官员，并就一些立法提案进行公民投票。这一切都关系重大。诚如本期中的多位作者所指出的，这是美国 80 年来首次既无现任总统又无现任副总统参加竞选的选举。政治专家库克(Charlie Cook)和哈格斯特龙(Jerry Hagstrom)就本次总统选举的背景提供了他们的见解。在本期杂志付印之际，已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共有 18 人之多，谁也无法预测哪位候选人将最终胜出。

总统选举只是整个选举的一部份。在美国的分权政体中，国会选举结果将对下一任总统的施政得力与否则有决定性影响。政府学教授梅塞尔(L. Sandy Maisel)介绍了国会的作用以及国会选举可能产生的影响。

民主党民调员戈托夫(Daniel Gotoff)介绍了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选民对 2008 年选举的态度，以及一些当前热点问题可能在竞选中产生的影响。共和党民调员康韦(Kellyanne Conway)分析了女性选民的状况、女性选民对未来选举的重要作用以及她们关心的问题。

另外，本期中有三位专家分别就媒体在竞选活动中的作用谈了各自的看法。《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前资深政治事务记者迪肯森(Jim Dickenson)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跟随报导竞选活动的体会。互联网专家卡文(Andy Carvin)观察了公民新闻、博客、互联网募捐以及社交联系网站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并指出它们将是 2008 年选举中不容忽视的因素。民调员佐格比(John Zogby)探讨了民调信息的价值。

最后，我们将观察选举程序。美国的选举制度是否完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巴兰(Jan Witold Baran)介绍了旨在纠正竞选筹资问题的立法。针对在历史上始终引起争议的美国选举团制度，两位专家，贝克(Ross K. Baker)和拉斯金(Jamie Raskin)，分别发表了正反两方面观点。“选举协助委员会”前主席(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德格雷戈里奥(Paul S. DeGregorio)介绍了为改进州选举程序而作出的努力。

美国 2008 年的选情将会如何？选举是一个新起点，是选民前往投票站为自己的信念投下一票的机会。美国选举制度仍需不断完善，但关心选举的美国民众可以而且实际上也正在从多方面作积极努力——上网组织起来、作选举登记、为候选人捐款、主办与候选人见面的咖啡茶会，充当地方选举民调观察员或评判员；这一切将使我们的选举制度不断走向完善。

编者



俄亥俄州一位父亲 2006 年抱着儿子在电子投票机上投票。

(©AP Images/Amy Sancetta 版权所有)

互联网对政治竞选的影响

安迪·卡文

近 10 年来，互联网给交流手段带来了今非夕比的变化，使人们可以为任何目的相互联系。如今，候选人，甚至更富创意的公民们，都在利用技术手段来影响选民。据此，本文作者安迪·卡文(Andy Carvin)探讨了互联网给政治舞台带来的种种革新。卡文曾任数码鸿沟网站(Digital Divide Network)主管，目前撰写公共广播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http://www.pbs.org>)的 Learning.now 博客栏。

毫无疑问，2008 年美国大选将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这并非一定是因为某个候选人或某项政策。近年来的几次选举显示，互联网已成为在竞选、筹资及与公民接触等活动中的一个强大政治工具。因此，目前这个选举年中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许多富有创意的做法并不是来自竞选班子或政界人物，而是来自美国民众。



2007 年 7 月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视频共享网站 YouTube 和搜索引擎 Google 公司共同举办的辩论会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堡垒军事学院(The Citadel Military College)举行。格拉韦尔(Mike Gravel)、多德(Chris Dodd)、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奥巴马(Barack Obama)、理查森(Bill Richardson)、拜登(Joseph Biden)和库西尼奇(Dennis Kucinich)等参加辩论的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人正在倾听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希科里的朗克赖尔(Reggie Longcrier)牧师提出的问题。(© AP Images/Charles Dharapak 版权所有)

互联网的使用在美国并不是新现象。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千百万美国人已经可以在工作场所、学校或是家里上网，掌握了使用互联网的技能。据美国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2007 年 6 月发布的报告说，美国成年人中有 71%可以在家里上网，近 50%的成年人使用高速宽频上网。

同样，绝大多数美国的公立学校和图书馆与互联网联网。虽然在老年人、残障人士和少数民族等弱势人口中，特别是随教育和收入水平的不同，上网机会与技能还存在差距，但在过去 10 年里的总趋势是，互联网变得更加普及化。

美国大众刚开始上网时，互联网的许多内容是由专业人员或专门的技术人员提供的。在网上发表东西需要有技术手段以及制作大量汇编信息的能力。音频和视频上网则更被认为是属于大型广播电台或电视台的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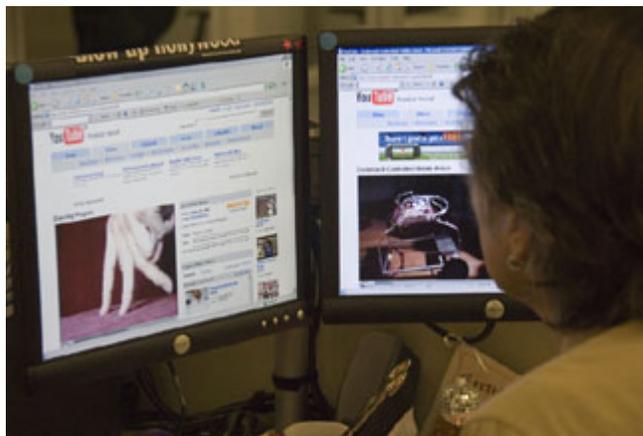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过去缺乏公众创作的内容。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表个人日记，即所谓网上日志(Web logs)，记述他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事情。有些很有趣味；大多数则很乏味。但网上日志或称博客(blogs)的概念却有力地触动了一些开发互联网功能的人士，他们开始设计各种便于任何人在网上发表文字内容的工具。这种现象很快带来了相应的术语，其中“2.0 网”(Web 2.0)和“社群媒体”(social media)成为最常被用来描述这些潮流的术语。

在线社群体

人数不断增长的互联网用户开始加入在线群体(online communities)。在线群体绝不是新现象——电子邮件团体和在线布告栏团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但是，随着互联网的使用它们变得更为主流化，在网上组织起来的各种社团、社区群体遍地开花。而且，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基于地理位置而形成，例如：城镇或邻里的在线社区群体。另外，也有基于相同业余爱好或专业兴趣而形成的在线社群团体。

至本世纪初，写博客尤其广泛流行，成千上万人创设自己的博客——仅在几年之后，便由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几百万人。随后不久，就有些人开始发表针对时政的日志，于是博客作者很快便将具有相同兴趣和关注的人聚集成一股对共同关心的政治议题或候选人的支持势力。他们还开始用在线社群体的网上工具来协调彼此间的交流。

2004 年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的总统竞选班子是最著名的早期在线基层——亦称“网路基层”——社群体力量之一。曾被媒体和政治评论家视为三线候选人的迪安，通过使用博客、大规模电子邮件竞选活动以及在线社群讨论，从网上聚集起巨大的支持声势。不久，迪安得到来自全国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包括捐款。随着他在互联网上的形像越来越突出，主流媒体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注意到他在筹款方面获得的成功以及从网上获得的广泛支持，也开始对他进行更多的报导。骤然间，他成了需要认真对付的一支政治力量。虽然他最终未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但他在互联网上成功运用的组织技术，给需要为其他目标而调动支持力量的自由活动人士奠定了网络基础设施。



互联网上视频共享服务网站 YouTube 正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AP Images/Cameron Bloch 版权所有)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主流媒体记者附近特别设立了一个博客作者工作台。2004 年“博客者大道”(Blogger's Boulevard)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第一次实况转播了这次全国性的政治会议。(©AP Images/Lauren Burke 版权所有)

知名度的 UGC 例子是在手机上拍摄到的对萨达姆·候赛因(Saddam Hussein)执行死刑的镜头。尽管伊拉克政府公布了一段记录执行死刑准备过程的官方录像，但成为全世界头版头条消息的却是现场一位旁观者拍摄的 UGC。

播放录像的 YouTube 和刊载照片的 Flickr 等专门致力于分享多媒体材料的网站，提供了更多的 UGC 空间。据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的 2006 年调查报告显示，约 4000 万美国人在网上发表了某种形式的 UGC，而美国每七个互联网用户中就有一个经常写博客。

在迪安的竞选活动以前，也已经有了其他一些网路基层活动，而且持续至今。例如，旧金山地区一家软件公司的创始人，早在 1997 年就通过向朋友和同事发电子邮件的方式，敦促人们向自己所在地区的民选官员呼吁，制止当时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程序，向前推进(move on)其他政治议程。随着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把这些电子邮件再转发给其他人，这个电子邮件活动形成了一股巨大势头。渐渐地，这项小型活动演变成一个在线公共政策组织，致力于进步事业，尤其是呼吁结束在伊拉克的战争。如今，MoveOn.org 网站已经成为美国最强大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之一，有千百万的互联网用户参加他们基于电子邮件的政治活动。

用户制作内容与社群网络

在 2006 年国会选举到来时，出现了两种网上新潮流，令人可对 2008 年大选到来时的情形略见端倪。首先，我们看到常被称为“用户制作的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或简称为 UGC 的激增。UGC 主要指由业余爱好者在网上发表的各种形式的内容，包括文字、照片、录音和录像等。一个具有国际知

在 2006 年的选举期间，没有任何事比所谓的“毛猴时刻”(macaca moment)更体现出 UGC 的力量。

当时，在弗吉尼亚参议员艾伦(George Allen)竞选连任的活动中，经常有一个名叫西达思(S.R. Sidarth)的年轻人跟随。西达思是艾伦的竞选对手韦布(Jim Webb)阵营的人，他的任务是将艾伦在公众场合的言行用录像机拍摄下来，供韦布竞选班子一旦需要时采用。在那年八月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艾伦当着所有人点出西达思的存在，并两度把西达思称为毛猴。西达思是印度裔美国人。他把艾伦讲话的录像片断放在 YouTube 和其他网站上播放，数十万互联网用户很快看到。不久，这段录像成了竞选的主要议题，因为在那种场合下使用指灵长目动物的 Macaca 一词带有种族歧视的意味。艾伦不得为此作出辩护并道歉，他一再说明他本人用这个词没有任何诋毁的意思。后来在那一年的 11 月，艾伦以微弱票差输掉了连任竞选，许多评论家推测说，西达思拍摄的 UGC 在韦布击败艾伦的过程中起了作用。

如果没有第二个重要潮流——在线社群网的发展，UGC 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支重大的网上政治力量。在线社群从互联网一出现便一直存在，但在最近几年里，随着技术的提高，用户更容易上传他们的内容，进行相互交流，在线社群体的数量和规模都有很大发展。MySpace("友你友我")和 Facebook ("脸谱")等网站从只有青少年和大学生使用的所谓小众群体(niche communities)扩大成有千百万人的大网站。据盖普索公司(IPSOS Inc.)2007 年 7 月的报告说，美国互联网用户中有 24%在前一个月内参加过一个社群网，三分之一用户下载过录像。候选人在 2006 年竞选中利用这些潮流，在主要的社群网站上设立在线个人简介，还有些人把竞选广告和其他多媒体材料上载到网上。

2008 年的在线革新

2006 年选举是 2008 年的预示。自从 2004 年上次总统选举以来，未来的候选人开始建立专门用于竞选的社群网，从而把在线网络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一步。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和爱德华兹最为突出，他们通过建立起庞大的社群网来团结支持者，并为竞选争取到源源捐款。

两大政党的候选人都欣然接受在线视频，把它看作是联系自己的基础选民的天然渠道。有的人甚至通过视频流宣布参选。

如同候选人开始建立自己的社群网一样，社会民众中现在也出现了发展社群网的潮流，使有相同政治关注的人彼此相连。尽管只是近在 2006 年秋天，人们还未听说过这种“自己动手”(Do-it-yourself)的社群网，但在从那时至今的短短时间内，已经出现了像 Ning.com 这样的在线工具，如今任何人都能建立制作小众的特色社群网。现在，无论是资金有限的新启动的竞选班子还是个人，都可以用这些工具在网上形成基层势力基础。

近来的另一个发展是，出现了为筹款而设的社群网。Change.org 是其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网站。最初，这个网站的目的是让人们能够共同为慈善事业出力，但经过结构改造后，它可以使人们为支持某些政治主张和候选人而走到一起。例如：一群维护个人拥枪权利的人士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组成一个非正式政治行动委员会，为支持他们立场的候选人募捐。如果这样的候选人尚未出现，Change.org 会将资金委托保管，直至某个政党提出这样一位候选人。而且，当一位候选人收到这笔款项后，其竞选对手会收到一封信，被告之竞选对方已收到 Change.org 的捐款，从而显示，由于他/她所持的立场，公民们正在筹款反对他/她。

总之，尽管 2008 年的竞选活动尚在继续，但有一点已确凿无疑：互联网已永远地改变了候选人与美国选民之间的交流方式。其结果不仅限于能够使名列前茅的一、两名候选人在筹款上获得成功，而且也使候选人再也无法完全控制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公众已通过 Web 2.0 工具来表达他们的呼声；接下来要看候选人能够多么仔细地倾听。



2003 年，时任白宫联络办公室主任的巴特利特(Dan Bartlett)在参与白宫与美国公民的一次直接网谈。(©AP Images/Charles Dharapak 版权所有)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新投票技术：新问题还是新出路？

保罗·德格雷戈里奥



印度一位选举工作人员在 2007 年 5 月的选举前检查电子投票机。 (©AP Images/Rajesh Kumar Singh 版权所有)

像很多其他民主国家一样，美国正在探索如何改进选举程序，确保所有公民能够自由、方便和无记名地投票。研究选举问题的专家保罗·德格雷戈里奥 (Paul S. DeGregorio) 在这篇文章中，介绍美国政府为使全国各地投票工作顺利进行所采取的行动，并探讨了在选举管理越来越技术化的过程中，电子投票手段的利弊。德格雷戈里奥曾担任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主席 (U. S. 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并作为选举专家，近 22 年来服务于 20 多个国家。

在过去十年中，选举程序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很多国家，无论贫富和发达与否，都在利用新技术手段来选举本国领导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采用电子按钮技术进行投票，而在西半球最贫困的国家

海地，选民凭印有照片和拇指指纹的现代化身份证领选票。在爱沙尼亚，选民现在可以用智慧卡通过互联网从世界各地投票。

在美国，90%以上的投票和点票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根据法律规定，现在每个投票站都必须配备能够让残疾人不公开和独立投票的装置。因此，盲人选民可以戴上耳机，通过触摸屏幕或按钮投票。美国是惟一有这一法律规定的国家。

有其他类型特殊需要的选民——例如英语不是母语的选民——也通过新技术而得到帮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县，选票使用了八种文字。显然，对于那些有身体残障或语言障碍的人来说，新技术是一个好助手。

这些以及其他新选举技术手段大多是在过去十年中启用的。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国家采用新方法，争取让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参加投票。

那么，这些新技术是否提高了投票率，转变了投票率低的局面呢？是不是社会各方人士都对这些技术有信心呢？另外，它们是否带来新的问题，是否给某些选民带来不公平的优势？这些重要问题现在正引起一些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探讨。

改进美国选举程序

在美国 2000 年总统选举投票结束后，有六个星期人们无法知道究竟是谁当选为总统。美国的选举程序因此受到国内外的极大关注。“悬挂”(hanging)票、“怀孕”(pregnant)票、“酒窝”(dimpled)票等词成了国际词汇。自从那次转折性的经历以来，美国的选举行政管理有了很大改进。200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性的《帮助美国投票法》(Help America Vote Act)，为在 50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属领土改进选举程序首次提供联邦援助。事实上，美国在过去七年中公布的选举法律和规定超过了美国 200 年历史上的总和。



《帮助美国投票法》规定须向残疾选民提供新技术，帮助他们参加投票。(©AP Images/Home News Tribune/Keith Muccilli 版权所有)

美国与荷兰、英国、日本等国家一样，选举工作是由地方负责；也就是说，选举由地方官员组织，行政区内的选民用何种方式投票基本取决于所在行政区的决定。《帮助美国投票法》使州选举官员有更大权力监督和规范地方选举活动。在大多数州，民选但有政党背景的州务卿是负责选举的最高权威。但在包括纽约和伊利诺伊州在内的一些州，负责监督投票程序的是一个跨党派选举委员会。美国的一个特点是，70%以上的地方民选官员是作为政党候选人当选的，如书记员、县审计员、选举监督员等等。对这些官员的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

根据《帮助美国投票法》，美国成立了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U.S. Election Assistance Commission)，对选举行政管理给予全国性关注，并且在历史上第一次为改进选举程序提供联邦拨款，数额超过 30 亿美元。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http://www.eac.gov/>]由经总统任命和参议院批准的两名民主党人和两名共和党人组成，于 2003 年年底开始运作。我是被任命的第一批成员之一，并在 2006 年担任委员会主席。

除负责提供资金外，选举协助委员会还负责确立运用技术手段投票的标准——其他国家也在予以密切注视。选举协助委员会在与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www.vote.nist.gov/>)的共同努力下，制定了强调可靠性及人的因素的新投票制度指导方针，帮助各州确保数百万选民在每年选举中所使用的电子设备装置的安全可靠性和实用性。此外，该委员会也在注重选举管理环节中的技术使用，正在编写一些重要文件，帮助选举官员把握电子投票制中的关键环节，包括逻辑与准确度测试。近年来，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 <http://www.coe.int/>)也展开了制定电子投票系统标准的类似项目，很多欧洲国家正向电子投票方向发展。

对所有选举官员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或许是，如何让选举工作人员和选民学会使用新的投票技术手段。在美国，投票工作人员(130 万)的平均年龄为 72 岁，因此在引入需要检查和更换带记忆卡的电子投票装置后，全国选举工作人员短缺。也许美国会仿照比利时的做法，征招年满 18 岁的公民管理投票站。



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市按照联邦《投票权利法》，将投票站的标志用英文、西班牙文、中文和越南文书写。(©AP Images/Paul Sakuma 版权所有)

我们未来会使用互联网投票吗？

随着互联网日益在全世界普及，电子民主的概念无疑正为很多国家所接受并迅速传播。像私营行业一样，很多国家的候选人、政党和政府都在利用互联网向公众传播信息——并让公众作出回应。爱沙尼亚、荷兰、瑞士和英国等一些国家现在允许公民在互联网上投票。2007 年 5 月在英国斯温登(Swindon)举行的地方选举中，通过“人人有份”(Everyone Counts, <http://www.everyonecounts.com/>)所开发的保险技术，选民可以通过电话、互联网、公共图书馆、邮

寄、选票、或者使用在该行政区 65 个点安装的 300 台手提电脑进行投票。这是英国政府首次资助的最雄心勃勃和最成功的投票试点之一。

在全球化和流动性很大的时代，参加选举投票会成为各个国家海外公民所面临的挑战。今天秋季，澳大利亚迎接挑战的做法是，在议会选举中让军人通过互联网投票。估计有大约 600 万居住在海外的美国人曾遇到过投票困难，大多数人不得不靠麻烦的邮寄手段来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据海外投票基金会(Overseas Vote Foundation, <https://www.overseasvotefoundation.org/overseas/home.htm>)和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估计，在这些美国公民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的选票未能得到统计。虽然美国联邦投票协助项目(U.S. Federal Voting Assistance Program, <http://www.fvap.gov/>)为此作出了有一定成效的努力，但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http://www.gao.gov/>)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仍需作大量努力。

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曾在四个小时内获得 7300 万张投票，超过了 2004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 6200 万张票。不难想象，当这些给《偶像》节目投票的下一代在达到参加总统选举投票的年龄时，会要求使用某种可移动的投票技术。

随着在选举中使用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电子投票方式受到的关注和怀疑也日益增多。虽然美国人自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使用电子投票机，但只是在通过了《帮助美国投票法》以及电子投票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使用以后，很多团体才组织起来，对电子投票手段——特别是那些不留纸印记录的电子投票方式——提出质疑甚至反对

[<http://www.verifiedvoting.com/>]。在实行依得票次序决定胜负的选举制度的爱尔兰，人力点票工作可能需要长达一个星期，然而，试图引入电子投票加快速度的尝试却以失败告终。



得克萨斯州第一夫人佩里(Anita Perry)2006年11月早上在奥斯汀特拉维斯县参加投票。(©APAP Images/Harry Cabluck 版权所有)

参与监督和评估选举的国际机构和其他一些组织——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民主机制和人权办公室(Offic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http://www.osce.org/>]、国际选举体制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ion Systems, <http://www.ifes.org/>)、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 <http://www.cartercenter.org/>)和选举在线(Electionline, <http://www.electionline.org/>)等，必须采用新的方法来确定通过电子投票进行的选举是否自由和公正。监督人工点票与监督电子记票将是完全不同的过程。

毫无疑问，正在民主国家传播的新的选举技术能够更有效地将权力赋予选民，扩大参与，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能及时报告投票结果，杜绝篡改选票的可能性，从而增加选举的透明度。但是，它是否能让人们对结果更有信心？在世界各地继续就选举改革和采用新技术展开的讨论中，这个问题仍有待回答。但无可置疑的是，技术会不断使投票方式得到改进，就像它会不断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改善一样。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第一次投票

丽贝卡·蔡夫曼

两位美国年轻人谈她们对投票的看法，以及她们第一次投票时的兴奋心情。本文作者丽贝卡·蔡夫曼(Rebecca Zeifman)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撰稿人。

投票权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权益之一。在美国，凡年满 18 岁的公民均有投票权。

对于第一次参加选举的人来说，投下第一张选票是一个有意

义的时刻，意味着他们得到了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

以下两位选民——一位是刚满投票年龄的大学生，另一位是最近加入美国籍的公民——分别描述了她们第一次投票时的感受。

乔安娜·菲舍尔(Joanna Fisher)现年 20 岁，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城。她一年中有 9 个月在缅因州的沃特维尔念大学。2005 年，她在缅因州州选中第一次投票。

菲舍尔对于她会一获投票资格就参加投票这一点，从来毫不怀疑。她说：“我始终明白，一旦有选举而我够了投票年龄，我就会登记投票。我认为，我是生长在一个关注政治，关注周围发生的事情的家庭。”

甚至在未满投票年龄之前，菲舍尔就已开始参与政治程序。2004 年总统大选时，她 17 岁，离合法投票年龄差 1 岁。虽然不能投票，但她通过在家乡夏洛特城挨门挨户发传单的方式为美国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鲍尔斯(Erskine Bowels)助选。她还在学校做义工，帮助高年级的同学登记投票。她说：“那场选举对我很重要，我虽然没有投票，但尽了很多力。”

菲舍尔 18 岁时，自己主动去登了记。她说：“我父母并没有说，‘你必须登记参加投票。’对我来说这是应该做的事。”

因此，2005 年 11 月 8 日，乔安娜·菲舍尔在登记完毕后几分钟内就投下了她的第一张选票。她说：“那场选举只是沃特维尔选市长和市政委员的非常地方性的选举。我当时出示的是北卡州的驾驶执照。只花了三分钟，我就投了票。”

自从第一次投票之后，菲舍尔又投了一次票，这次是 2006 年 11 月的州长竞选。她如今期待着参加 2008 年大选投票。她说：“这将是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投票，我感到很兴奋。这四年才有一次，它将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形像，对我们、对其他国家都是如此。”

马拉维卡·贾甘纳坦(Malavika Jagannathan)现年 23 岁，她也同样对第一次投票感到兴奋。贾甘纳坦是威斯康星州绿湾城《绿湾新闻报》(Green Bay Press-Gazette)的记者，她曾为自己采访选举但却不能参加投票感到懊丧。

贾甘纳坦 1995 年随家人从印度的班加罗尔来到美国，在得克萨斯州大学站城定居。在她很小的时候，家人就强调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她说：“我母亲总说，尽管我们的护照来自不同国家，但仍必须积极参与自己所在的社会。”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城第一次参加投票的乔安娜·菲舍尔在大学宿舍外看书。(图片由菲舍尔本人提供)

如同菲舍尔，贾甘纳坦远在满投票年龄之前就参与了政治。念高中时，她为民主党和绿党做义工，发放传单，并在学校组织鼓励登记投票的活动。她说：“我负责布置那些小亭子，但我本人不能帮助他们登记，因为我还没有登记投票。”



《绿湾新闻报》记者马拉维卡·贾甘纳坦是新入籍公民和新选民，她正在报社新闻室工作。（图片由贾甘纳坦本人提供）

贾甘纳坦表示，她的非公民身份实际上反而促使她更多地参与政治。她说：“我明白，我不能投票，但我绝对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作贡献。我想这是我十分投入政治的部份原因。”

2006 年 12 月 14 日，贾甘纳坦成为美国公民。第二天，她便去绿湾市市政厅，在选民登记申请表上“你是否是美国公民？”一栏中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尽管当时离下次选举几乎还有两个月时间，但贾甘纳坦渴望登记。她说：“我觉得既然我谈投票已经这么久了，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登记。”

两个月后，贾甘纳坦在包含数个议案的地方初选中投了票。她说：“我非常激动。我投票的地点就在我住处不远的教堂，管理人员是一些老太太。我对她们说，这是我第一次投票。她们也都兴奋不已。”

在当过采访选举活动的记者和为政党服务的义工之后，贾甘纳坦对最终能以选民的身份参与选举感到欣慰。她说：“可以说我已准备好长时间了，特别是在 2006 年 11 月份的选举结束后，我当时只能坐在这里采访选举而不能参与，真难受；如今我感到我或多或少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尽管她所看好的候选人那天并非全能获胜，但贾甘纳坦向朋友和家人发誓，今后每次选举她都会投票。她说：“这使我感觉到自己是在参与。我意识到，因为很久没有机会了，现在有这样的机会非常重要。”

贾甘纳坦还表示，新入籍的公民比本土出生的公民更珍视投票权。她说：“我想，当你生来就有这些权利，你可能不以为然。当你没有这些权利，而一旦得到，就显得非常珍贵。”



位于摩根顿城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在展示“大学共和党”海报。（© AP Images/Lingbing Hang 版权所有）

国会选举

桑迪·梅塞尔



这些国会议员在 2006 年 7 月访问伊拉克归来后，与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会晤，并随后向记者发表讲话。(©AP Images/Lawrence Jackson 版权所有)

对美国人民来说，选举国会议员与选举总统同样重要。本文介绍了美国国会的结构，在国会选举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以及 2008 年选举对美国政府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桑迪·梅塞尔(L. Sandy Maisel)是缅因州沃特维尔的科尔比大学(Colby College)政府学教授。

美国各地公民将在 2008 年 11 月 4 日前往投票站。他们不仅要选举新总统，而且同时要选出 435 位众议员和美国参议院中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会集中在总统选举上，但国会选举同样重要。

在根据美国宪法而建立的美国政府体制中，行政分支与立法分支共同参与决策程序。如果一贯由同一政党掌控总统职权和国会，如果党员必须按照领导人的意志行事，那么权力分散是空洞没有意义的。但美国不是这样。政府分权不仅体现在联邦政府中两个分支的成员不可同时兼职——亦即参议员或众议员不可同时在行政部门任职，反之也是如此，而且体现在担任公职的人是由分别举行的选举产生，尽管选举可能在同一天进行。公民可以投票选择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将参议员或众议员选票投给另一党的候选人。在美国，一个政党掌控白宫而另一政党掌控国会一院或者参众两院的情况，即所谓“分掌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现象，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很常见。另外，众议员、参议员在竞选连任时并不依附党内领袖，这种独立倾向经常体现在，他们在立法表决中采取符合其本地区选民愿望的立场，即使这种立场会与党的立场相左。

国会结构

国会由众议院与参议院两院组成。众议院，顾名思义，是最接近民众的代表，众议员是在范围较小的选区内，每两年经当地选民普选一次。今天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在众议院有 53 个席位。七个人口最少的州每州有一个席位。参议院的作用是代表州的利益。每个州不管人口多少都有两位参议员。参议员任期六年，但是每两年有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任期届满，须重新选举，从而使参议院总能保持一定比例的新老议员。最初，参议员是由州的立法院选出，但自 1913 年以来，他们也通过普选产生。美国的奠基人认为，参议员通过间接选举产生而且任期较长，可以使他们较少受民众情绪的左右；但是许多人对今天情况是否如此表示怀疑。



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一位关心教育的公民罗塞思(Kathy Roseth)正在征集签名以便将一项教育计划提交选民投票。(© AP Images/Elaine Thompson 版权所有)

虽然参议院与众议院的权力相等，但参议员席位一般被认为更有威望，因为参议员代表的选民范围更广，数量更多(七个最小州例外)，任期更长；而且由于参议员人数较少，他们在全国受到更大的注意。

众议员与参议员的选举方式相同，各州规则略有细微差别。民主党、共和党及在州内活跃的任何其他政党通过初选提名候选人；独立候选人通过征集到法定数量的签名而被纳入选票名单。在 11 月份选举中获得选票最多——并不需绝对多数——的候选人当选。

国会议员选举因素

国会选举中有三项决定因素：选区中的党派、现任议员是否参选、当时的主要议题。人们形容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竞争性两党制；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在美国政治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99%以上的当选议员来自民主党或共和党。美国采用的单一席位选区(single-member districts)和简单多数(plurality)选举制有利于两党制。第三党或独立候选人有可能受益于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但在目前美国的体制中，即使他们获得票数十分接近的第三名，也无法胜出。

最近数十年来，争夺对国会控制权的斗争如同竞选总统一样十分激烈。但并不是在每个选区和每个州都同样激烈。有些选区、甚至有些州基本倾向于一个党。例如，民主党通常在马萨诸塞州获胜；而共和党则在怀俄明州稳操胜券。反常的情况也出现过，但没有一个从政者会在不了解选区或州选民党派倾向的情况下参加 2008 年的国会选举。

选举结果可以围绕现任议员是否参选来解释。30 多年来，超过 95% 寻求连任的现任众议员取得了成功。现任参议员的连任竞选也往往是成功的。席位从这一党落入那一党的现象大多出现在现任议员不竞选连任的情况下。这可以从谋求党内提名竞选参议员或众议员的候选人状况略见一斑：在出现有可能激烈争夺的席位时——例如：在一个民主党与共和党势均力敌、没有现任议员寻求连任的选区——有可能出现许多候选人参加政党初选。假如有一个席位空缺但该选区是处于某一政党控制下，那么那个政党的初选竞争会非常激烈，而另一个政党的初选则很少或没有竞争。假如现任议员竞选连任，他或她不大可能面临激烈竞争，而另一个政党的领袖可能不得不在自己党内找到竞选人而费神。不过，以上这些情况更多出现在众议员选举中。参议院席位被视为更有价值，所以选举结果不那么容易事先预测。

2008 年将要选举一位新总统，全国性的重大问题——伊拉克战争、恐怖主义、移民政策、能源独立——将主导竞选。如果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在选民中仍然低落，而上述问题在 11 月份的选举时仍无起色，那么，在激烈争夺的竞选中，民主党人可能占优势。

对政府功能的影响



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伊拉克战争复员军人墨菲(Patrick Murphy)在 2006 年的中期选举中竞选众议员席位。(© AP Images/H. Rumph, Jr. 版权所有)

2006 年国会选举后，华盛顿形成两党分掌政府的局面：共和党控制白宫和行政分支，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但在参议院仅呈微弱多数。在 34 个需在 2008 年争夺的席位中，共和党占 22 席。民主党即使再赢得有限的席位，也不会参议院形成绝对多数。参议院的规则规定，重大行动必须得到 60 票以上支持；民主党席位不可能接近这个数字。

在众议院，民主党比共和党多大约 30 个席位。虽然许多现任众议员的未来计划尚未确定，但大约 25 位众议员有可能在本届国会结束时卸任。这些席位中的大多数——可能再加上 25 席，其中许多是民主党人在 2006 年选举中从共和党人手中赢得的——将在 2008 年受到激烈争夺。民主党看来在这些竞选中稍稍具有优势，有可能给他们目前的多数再添数席，但同样仍不会获得可以任意主导决策的足够席位。

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的结果是：如果 2008 年共和党人当选总统，这位总统可能将面对一个掌控国会两院多数的坚定的反对党。如果民主党人当选总统，这位总统会有一个由其本党控制的国会，但共和党在国会内仍具有足够的实力挫败重大政策提案。

权力分散、严格制衡、以及立法机构选举结果取决于现任议员的实力而不是全国趋势——这种政体决定了国家政策变化缓慢，而这正是宪法起草人的本意。2008 年选举将涉及一些重大议题，在某些问题上，新总统可以不必经过国会而采取行动，但在很多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政策——抛开表面辞令不谈——将只能发生微小变化。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美国选民的变化

丹尼尔·戈托夫



这位政治活动人士在为动员科罗拉多州拉美裔选民登记投票筹款。(© AP Images/Ed Andrieski 版权所有)

最近的选举民调揭示了即将参加 2008 年总统大选投票的美国公民所关注的问题、他们的各种信念和情绪。选民对恐怖主义威胁深感担忧，对国内问题感到悲观，并希望政府改革。民主党民意调查人丹尼尔·戈托夫(Daniel Gotoff)得出的结论是：“对大变革往往保持沉默的美国选民，如今却对维持现状感到紧张不安。”戈托夫是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莱克研究所(Lake Research Partners)的合伙人。

随着 2008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美国选民面临着—个独特而且多变的局面。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在 9.11 事件发生六年后的今天，在公众的意识中依然充满着对可能再次发生恐怖袭击的担忧。选民对各种国内事务表现出更强烈的关心。在公众不满四起的同时，对我国民选领导人的悲观怀疑日益普遍；但同时人们却又认为，惟有一种像美国政府这样强大的体制力量，才能使国家战胜面临的挑战。过去几年来政治潮流的变化说明，两大主要政党谁也无法拥有执政多数地位。而且，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了现任总统和现任副总统均不参加总统竞选的情况。

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下，往往对实行根本性变革保持沉默的美国选民，如今却对维持现状更为紧张不安。民调结果显示，目前只有 19% 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朝正确方向前进，这是 10 年来的最低数字。(1997 年 7 月，44% 的美国人感到国家在朝正确方向前进，40% 的人认为方向不对。) 现在有足足 68% 的人认为国家偏离了正确轨道。

选民的普遍不满转化成明显的要求变革的愿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增强国内外安全、分享国内经济繁荣、政府要对其所服务的人民更好地承担责任。

公众在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上的忧虑

虽然在过去几个月中，选民的情绪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某些政治现实在 2008 年不会改变。或许其中最突出的是，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及其后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政治起着决定作用。选民这种本能的担忧意味着，自 9.11 以来举行的三次联邦选举，每一次都主要取决于安全问题，虽然这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

据上两次选举投票后的民调，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占突出位置。2004 年，19%的选民将恐怖主义列为最大问题(仅次于占 20%的经济问题)。2006 年的情况相似，72%的美国选民认为恐怖主义是他们决定投谁票的重要因素。近在 2006 年 9 月，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ABC News)的民调中，有将近四分之三(7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有可能遭到更多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感到担心，而表示非常担心的有 29%。虽然自 9.11 以来的几年中，人们的担心程度有所降低，但总的关注程度几乎没有改变。2001 年 10 月，即 9.11 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月，有 81%的美国人担心在美国国土上会再次发生恐怖袭击(41%的美国人非常担心)。

自出兵伊拉克以来，随着公众反战声浪日益高涨，安全与恐怖主义问题所涉及的层面更为复杂，在政治上也更加莫测。2002 年 10 月，认为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问题的人占 47%，比持相反观点的人多 23%。但到 2006 年 10 月，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公众支持率分别为 44%和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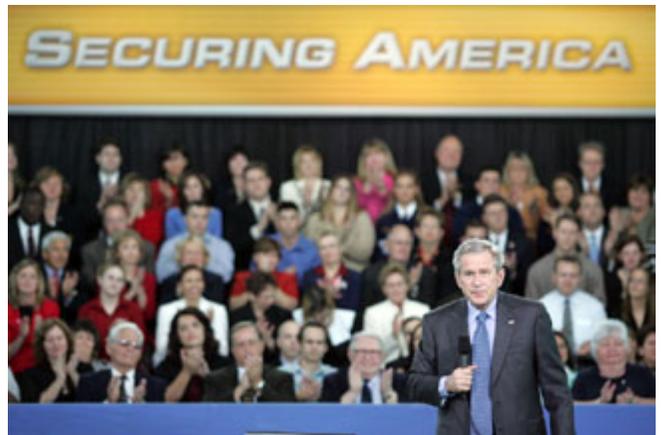
2008 年，美国选民将会选择他们认为最能保证美国安全地位的候选人。

国内问题上的悲观情绪日益增长

虽然伊拉克和恐怖主义问题经常是头条新闻，但选民对国内问题的担心并不逊色。事实上，2006 年选后民意调查显示，选民对经济问题的关切程度与对国家安全、伊拉克和道德问题的关注不相上下。在被问及各类问题在国会选举中所占的重要性时，82%的美国选民表示经济问题极其重要(39%)或很重要(43%)。而 74%的美国人认为腐败问题和道德问题占重要位置(41%认为“极其重要”)，67%的美国人认为伊拉克问题占重要位置(35%认为“极其重要”)，72%的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问题占重要位置(39%认为“极其重要”)。

自 2006 年选举以来，选民对经济问题的关切更加突出。三分之二(66%)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还可以(43%)或糟糕(23%)，认为国家经济状况极好和良好的选民分别只有 5%和 29%。此外，多数美国人(55%)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另有 28%的人说，经济状况没有变化——算不上是一种正面的评判——而只有 16%的美国人认为，经济状况越来越好。

美国人对经济问题的关心随时间而变化。获得稳定和报酬好的工作依然是人们的主要关切，但是，随着美国就业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得到合理医疗保险如今成了选民关切的首要经济问题。当被要求说出什么是个人最担心的经济问题时，多达 29%的选民提到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这个数字高于担心税负上升的人(24%)、担心退休保障的人(16%)、担心失业的人(11%)、也超过对儿童保育和学费开支感到担心的人(10%)。将享有价格合理的医疗保健看作是“美国梦”支柱之一的美国人，如今把急剧上涨的医疗费用看作是对全家能否维持中产地位和实现美国梦的直接威胁。选民们还认为，医疗保健费用是对个人创业的一大障碍，这对一个有 48%的人想自己创业的社会而言是意味深长的。



2006 年 2 月，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坦帕港就全球反恐之战发表讲话。(© AP Images/Mike Carlson 版权所有)

此外，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美国工人与基本权利没有保障的国家的低工资工人的竞争，人们对全球化是否有益开始感到怀疑。有 6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增长伤害美国工人。90 年代末，有 56% 的人认为，总的来说贸易增长有利于美国公司，而今，50% 的美国人认为这种贸易基本上有损于美国公司。

更重要的是，公众越来越感觉到，中产阶级不再能共享国家的繁荣，而且随着少数上层人士获取巨额利润，中产阶级的境况其实是在倒退。选举后的民意调查结果反映出，选民对 21 世纪实现美国梦的信心正在下降。有足足一半的选民说，他们的生活仅仅能过得去，另有 17% 的选民说，他们今不如昔。不到三分之一的选民(31%)说，他们的经济能力正在提高。更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人对下一代的前景所表示的悲观。多达 40% 的美国人说，他们预期下一代美国人的生活不如今天，28% 的人说，同今天差不多，只有 30% 的人预期下一代美国人的生活会比今天好。在 2008 年的选举中，美国选民将会选择最可信赖的候选人，确保美国梦给人们的希望，即共享经济繁荣和劳工阶层能让自己的下一代得到更好机会。



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举行的“越战老兵组织领导会议”上展示的敦促老兵投票的徽章。(© AP Images/Mark Humphrey 版权所有)

要求变革和政府负责的愿望日趋强烈

公众对外交和国内问题的日益担忧，使人们要求对政府作出重大改革。从很多方面来看，2006 年的选举反映了公众要求政府对行为更加负责的呼声。四分之三的选民将腐败和道德问题看作是国会议员选举中的重要问题，而且 41% 的人认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虽然伊拉克战争也许能帮助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总统政绩的评价很低，但它无法说明为什么选民对由反对党控制的新一届国会的评价也如此之低。认可布什总统工作表现的比例仅有 31%，而认可国会工作表现的比例更是仅有 21%。所以，公众要求变革，并要求所有民选官员承担促成变革的责任。具体而言，有 56% 的美国人如今认为“联邦政府需要改变，即实行重大的根本性变革”。只有 34% 的人认为“联邦政府需要小的改变，但不需要大动”，而仅有 3% 的人认为“联邦政府不需要任何改变”。

尽管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但半数以上人希望政府机构在应对国家面临的挑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52% 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在解决问题和帮助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应作更多的工作”，而只有 40% 的人认为“政府做了太多本更应由企业和个人来做的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与将近一年前记载的公众情绪数值几乎正好相反(即 41% 认为“政府应该做得更多”，而 51% 认为“政府管得太多”)。

综上所述，美国选民确实正在发生变化——变得更加怀疑悲观、更加焦虑不安、更加缺乏安全感。同时，美国选民仍然对未来谨慎地抱着希望。选民们正在寻求一位已证明有能力辨别和解决美国在 21 世纪面临的挑战、因而能确保美国国际地位的领导人。但是，在期待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稳重的政治家的同时，人们也强烈希望出现一位能代表当今绝大多数美国人变革要求的领导人。一位能令人信服地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领导才能集一身的候选人，将会在 2008 年的总统选举中胜出——不仅有能力为美国公民改变国家面貌，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让世界人民也看到变化。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美国妇女选民

凯莉安妮·康韦

妇女占美国选民人口的一半以上，对选举的影响力已有几十年之久。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凯莉安妮·康韦(Kellyanne Conway)是设在华盛顿的民意调查公司(the polling company, inc.)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她在文章中分析了妇女投票规律，探讨与妇女密切相关的议题，并介绍了在 2008 年大选中值得注意的几类妇女选民。

美国普通妇女每天早晨醒来要面对一大堆责任以及要解答和要操心的事，虽然这些事本身也许不带政治性，但它们都会受到政治和政府行动的影响。例如：我的孩子是否在学校里学到知识？我的住区是否安全？我如果换工作，会不会失去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够不够让我的父母保住自己的房子而不致耗尽储蓄？

历史回顾

自 1964 年以来，妇女一直在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占多数。但直到 1980 年，实际投票的妇女比例才开始超过合格男性选民的投票人数(如表一所示)。尽管那些只看数据统计的人对美国仍只有少数妇女谋求或担任公职感到不安(尚无任何一位女性当选过总统)，但是，妇女选民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已有 80 多年，在决定总统和立法的过程中，对公共政策产生了直接和明显的影响。

妇女往往愿意投连任者的票，尤其是在总统选举中；她们比较愿意继续使用货架上已被证明可信的产品，而不是去选择新的、名不见经传的东西。事实上，以往赢得连任的三届总统在其第二次竞选时，得到了更多妇女选民的支持。在国会选举中，妇女对现任议员的支持也呈同样规律，比男性选民显出更大的连贯性。然而，这种倾向却成为向现任官员挑战的很多竞选公职的女性候选人难以获胜的原因之一。

表1
妇女投票表现

| | 有资格投票的 | 有资格投票的 |
|------|--------|--------|
| | 女性选民% | 男性选民% |
| 1980 | 59.4% | 59.1% |
| 1992 | 62.3% | 60.2% |
| 1996 | 55.5% | 52.8% |
| 2000 | 56.2% | 53.1% |
| 2004 | 60.1% | 56.3% |

表2
**民意调查公司2004年和2006年
选后调查**

以下哪个问题对今天如何投票最有决定作用？

选举日投票的女性选民回答

| 2006 | 2004 | |
|------|------|---------------------|
| 22% | 16% | 伊拉克局势 |
| 15% | 23% | 反恐之战 |
| 11% | 17% | 伦理/家庭价值观 |
| 11% | 16% | 就业/经济 |
| 6% | 3% | 教育 |
| 6% | 7% | 健康保险/退休医疗保险/ 处方药 |
| 5% | 3% | 纳税 |
| 5% | — | 堕胎 |
| 4% | — | 移民 |
| 2% | 2% | 环境 |

不投票的女性选民往往被政治人士、政党、舆论界人士和专家顾问忽视——他们似乎更关心那些“很有可能的”或“举棋不定的”选民。在 2004 年的总统选举中，半数以上(54.5%)18 岁至 24 岁的女性选民未参加投票。然而，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选民投票率比同年龄段男性选民的投票率(40%)要高。但是，在 65 岁至 74 岁的选民中，有 29% 的女性选民未参加投票，男性选民未投票的比例为 26.1 %。妇女不参加投票的主要原因为“生病/残疾”(19.8%)、“太忙/时间冲突”(17.4%)、“不感兴趣”(10.7%)，以及“不喜欢候选人或竞选议题”(9.7%)。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排除最后两类原因，以上数据说明，将近十分之九的女性不参加投票并不是因为缺乏参与感，而是由于其他原因。

什么是妇女选民的真正希望？

传统上，妇女被认为更关注“SHE”类议题，即社会福利保障(Social Security)、卫生保健(health care)和教育(education)，而男性则更关心“WE”类议题，即战争(war)和经济(economy)。但过去三次全国选举(2002 年、2004 年和 2006)表明，这些原有模式已不再适用。

美国妇女在民意调查中表示，在 2004 年和 2006 年，促使她们决定投票以及投谁的票的因素，是非传统的“妇女议题”。在一个含 10 项议题的选择中，伊拉克局势是促使女性投票的首要问题(22%)，其次是反恐之战(15%)。伦理/家庭价值观和就业/经济问题各占 11%。对其余六个关注问题的选择只占一位数字(见表 2)。



12 岁的学生把请愿箱装上校车。他们希望把为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增添教育经费的提案列为公民投票议题之一。
(© AP Images/Ted S. Warren 版权所有)

我与民主党民意调查人莱克(Celinda Lake)在我们的合著《妇女真正要什么：美国妇女在如何悄然抹去政治、种族、阶层和政治界限并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What Women Really Want: How American Women Are Quietly Erasing Political, Racial, Class, and Religious Lines to Change the Way We Live)中，提出这样的假设：妇女并非单一议题选民，她们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往往要对大量主张、议题、人物、印象以及意识形态加以考虑。媒体对有争议问题的重点关注使人感到妇女好像在选举日只关心一个问题，只有特别强调那个问题才会促使妇女去投票。但实际上，妇女投票趋势所显示的情况恰好相反。

妇女并不自成一体

妇女对政治或对投票的态度并非整齐划一。在投票问题上，这位妇女可能全部投民主党人的票，那位妇女则可能只投共和党人的票，而第三人则可能像拼沙拉菜盘那样，分别挑选对她最合适的人。妇女选民在决定支持谁当总统时，最终会考虑两个核心问题：“我喜欢那个人吗？”“那个人与我一样吗？”第一个问题是典型的所谓“起居室”问题：你是否愿意在未来四年或八年里在自家起居室的电视上目睹这人？第二个问题较为复杂，它涉及妇女选民是否认为候选人与她们关心、珍视、应对和担心相同的问题。

美国妇女的生活经历和态度是不可能简单地依共和与民主两党而分类的。由于妇女在投票时所基于的不只是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政治人士必须对妇女的年龄阶段和生活经历类型有所认识。在我的民意调查公司 the polling company, inc./WomanTrend，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所谓“夏娃的三张面孔”(Three Faces of Eve)的概念，即美国一位 48 岁妇女可能有的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她可能是一位蓝领阶层的祖母，可能是一位未婚和没有孩子的专业人士，也可能是有两个幼子的已婚母亲。从理论上讲，她们属于同一年龄和性别分类，但由于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她们对现实问题的看法不会一样。对妇女来说，政治不是孤立的，而是包含一切，她们将自己的生活经历、需求和期望带入其中。

2008 年值得注意的一些妇女选民类别包括：

- 妇女企业家：美国妇女拥有的公司有将近 1004 万家，雇用人数超过 1280 万。在美国所有公司中，有 75% 无雇员，而在妇女拥有的公司中，有 81% 属单人或家庭经营的小企业，即所谓的夫妻店(Mom-and-Pop)。妇女拥有的公司一直在稳步增多，增长率是总增长率的一倍。
- 未婚妇女：美国妇女推迟婚姻不是因为她们没有选择，而是因为她们有各种选择。目前，在 15 岁以上女性中有 49% 的人未婚；其中一半以上(54%)在 25 岁至 64 岁之间。

- 尚未做母亲：随着更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大军，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是在过了传统生育年龄后才生育，在二十几岁或三十出头的妇女中，“已婚有孩子”类型的人比过去减少。
- 中老年：年龄在 50 岁至 64 岁的妇女群——其中很多人的孩子住在家里——希望得到福利和长期生活保障，同时也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有内涵的生活。
- 少数族裔妇女：少数族裔目前占美国居民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在四个州已占人口多数，预期到 2025 年还将另有五个州跟进。拉美裔将对美国人口产生最显著的影响，但亚裔选民也是值得观察的趋势。
- Y 代女性(Gen Y Women)：如表 3 所示，民意调查公司和莱克研究所(Lake Research Partners)为 Lifetime 电视台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Y 代女性(即 1979 年以后出生者)的大多数(54%)认为，对美国政策产生影响力的最佳方式是投票。除政治以外，在另一项问答中，几乎一半的 Y 代女性(42%)表示，为世界作贡献的最佳方式是“用时间或财力帮助不如我幸运的人”。在向她们提出的另外六项选择中，只有 2% 的人表示，为世界作贡献的最佳方式是“积极担任政治角色”。排在帮助贫困人口之后的选择依次为：“做善良的人”(16%)、“帮助制止暴力和对妇女的性攻击”(9%)、“帮助拯救环境”(8%)，以及“参军保家卫国”(4%)。

如果哪位女性愤愤地说“我讨厌政治”，那就等于说她不在乎由谁管理公立学校以及公立学校的教学，不在乎美国实行什么样的医疗保健制度，不在乎国家是否安全、繁荣和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等等。但是显然，这不是她的本意。参政与当政是促使上述领域发生变化的途径，但并不一定是妇女参与的反映。

展望 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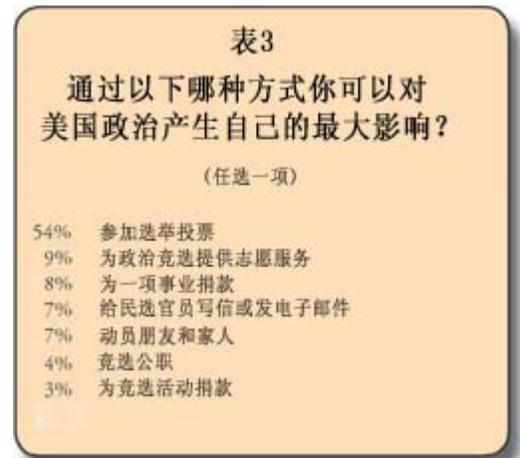
2008 年总统候选人可望妇女选民有什么样的参与呢？此次总统选举可能出现一名女性候选人——这已经不再是“是否出现”，而是“何时出现”的问题。这方面的议论已不再是一个围绕假设的女总统，而是有着具体的指向，即：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

即便如此，过去的经验证明，女性选民不一定投女性候选人的票。否则，分别在 2000 年和 2004 年竞选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伊丽莎白·多尔(Elizabeth Dole)参议员或莫斯利-布朗(Carol Moseley-Braun)参议员，就应该因妇女在选民中占多数而获得提名了。2008 年的竞选与往年竞选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政党提名竞选中第一次有女性、第一次有非洲裔、第一次有摩门教徒、第一次有拉美裔。

《新闻周刊》(Newsweek)2007 年 7 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党派忠诚胜于性别认同。调查表明，88% 的男性选民和 85% 的女性选民表示，如果他们的政党提名一名女性候选人，如果她合格，他们会投她的票。但是，美国人对所谓“女性因素”并没有显示同等热情：只有 60% 的男子和 56% 的妇女认为，美国已能够接受女总统。至于族裔的选择，有 92% 的白人和 93% 的非白人表示愿意选举本党合格的非洲裔候选人。如同他们对待性别的态度一样，只有较少的人认为美国选举非洲裔人当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59% 的白人选民和 58% 的非白人选民认为美国会选出一位黑人总统。选民在回答民意调查的提问时，有时会将自己的态度说成是朋友、亲人和社区成员的意见，从而一方面掩饰他们自己的、被外界认为是“不可接受”或“不受欢迎”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观点找到后盾。不过，由于 2007 年出现了一位引人注目的非裔候选人和一位著名的女性候选人，不赞成“非洲裔”或“女性”也有可能是因为这名具体的候选人不合意，而不是出于一般成见。

尽管这将是数十年来最前途未卜的一次总统大选(这是 80 年来首次没有现任总统或副总统参加的竞选)，有一点可以肯定：如同自 1980 年以来一样，在决定谁入主白宫的选民中，妇女将占多数。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总统大选活动随行记者观感

吉姆·迪肯森



2004 年 1 月在候选人乘坐大轿车在艾奥瓦州开展巡回竞选活动期间，记者团成员从新闻车上对候选人拍照和提问。

(© Reuters/Jim Bourg 版权所有)

吉姆·迪肯森 (Jim Dickenson) 是已退休的《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老资格政治事务记者。他在文章中讲述了跟随一位总统候选人到全国各地采访报导其竞选活动的情形，并谈到了记者在向大众传递候选人的信息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竞选活动每天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对于记者来说，如果能结交竞选班子的工作人员和顾问，就能获得宝贵的信息来源。虽然一站站的竞选活动有时平淡无奇，但专业记者必须能随时报导意外事件和突发新闻。

长长的一天竞选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向各有关人员——新闻记者、竞选班子工作人员和顾问——发布第二天同样长的活动日程表(所谓“权威日程”)。这张日程表或是在下飞机时发给我们，或是被塞到我们旅馆房间的门下。典型的一天大致这样开始：

- 早 6:15 行李在旅馆大厅集中
- 早 7:15 候选人和联合采访组从旅馆出发前往 KXYZ 电视台
- 早 7:30 工作人员和记者团上车前往棕榈餐厅，参加 8:00 与商会和国际扶轮社的早餐会
- 早 7:45 候选人接受 KXYZ 电视台晨间节目主持人史密斯的五分钟采访
- 早 7:50 从 KXYZ 电视台出发前往棕榈餐厅
- 早 9:00 从棕榈餐厅出发前往艾弗里·休斯敦机场

就这样，每天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与商会和扶轮社举行的早餐会意味着，我们不必为是否有时间在旅馆小吃部匆匆吃上早餐担心。（报导总统竞选的一个绝对原则是：抓住一切吃东西的机会，因为繁忙的日程可能使你赶不上用餐。）参加 KXYZ 电视台活动的联合采访组会把采访的见闻“喂”给其他记者。在因时间、场地原因或其他考虑而无法让全体记者出席活动时，往往采用联合采访组形式。联合采访组一般由一名报社记者、一名电视记者、一名新闻杂志记者和一名电讯社（美联社或路透社）记者组成，记者团的成员轮流进入联合采访组。

每天的活动日程表都是由竞选班子工作人员精心制定，它使每个相关人员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一天。各家记者有不同的报导重点和报导项目。哪项活动可能是当天的主要活动进而很可能成为当天的主要新闻？日程表中是否有写稿和发稿时间？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以及各新闻机构有各自的出版时间，因此大多数记者的截稿时间不尽相同。是否有什么活动我可以不参加，以便能很快采访一位竞选班子工作人员，为我正在写的那篇新闻分析提供些素材？

美国的总统竞选是一场有很多人参与的复杂微妙的互动，是一个令所有参与者精疲力尽的漫长过程，有些人会感到格外疲惫不堪。例如，在初选期间排名第三、第四或第五的候选人会在每天的日程中塞进更多活动，特别是在艾奥瓦（全国最早举行党内预选的州）和新罕布什尔（全国最早举行初选的州）这样的关键性小州；在这里，“零售政治”，即与选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不仅十分关键，而且也是人们所期待的。



2004 年 10 月电视记者在拍摄一辆抵达艾奥瓦州达文波特的竞选轿车。

(© AP Images/Robert F. Bukaty 版权所有)

为竞选报导作准备

远在登上飞机随候选人开始竞选行程以前，我就开始对竞选班子的成员作了研究：哪些是领酬受聘的顾问、媒体专家和民意调查员？哪些是极有影响力的不取报酬和非正式的顾问——例如有声望的前官员、活动人士或政策专家？

我还将竞选策略牢记在心。例如，候选人将把多大精力花在传统上最早举行初选的州——如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和南卡罗来纳？候选人将如何安排 2008 年 2 月 5 日众多州——包括纽约、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等大州——同时举行的“超级初选”日活动？（距离大选九个月之遥的那一天有可能成为谁将成为政党总统候选人的决定性日子。）候选人在哪些州势头强劲，在哪些州力量不足？各候选人在各州不同地区的势力强弱如何？所有这些具体情况，都将有助于美国选民作出选谁当总统这一重要的政治决定。

我们记者团是竞选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政党势力减弱，而初选的重要性上升，因此媒体报导构成对总统候选人的第一道审视。我们的作用是评估候选人的政策，他们的个人特点——如智慧、气质、诚实度、判断力、组织能力和说服能力等，以及他们是否适合承担总统职责，从而帮助选民能够就这一极其重要的选择作出有根据的决定。自白修德（Theodore White）关于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战胜尼克松（Richard Nixon）赢得总统竞选胜利的著名畅销书《1960 年总统产生的内幕》（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问世以来，我们非常认真地扮演着自己的这一角色。

结交消息灵通人士

对政治记者来说，结交可提供有用信息的竞选班子工作人员和顾问是头等大事。它意味着要不断作人品判断、要追踪、要运用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关键之一是，要确定哪些人真正了解竞选情况，并且愿意向你介绍情况——无论是在竞选旅程中还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同时具备这两点的人非常鲜见。在这方面，圈外的专业顾问往往胜过候选人身边的长期忠臣，因为那些圈外人明白他们像我一样，极可能再次参与未来的竞选活动，因此，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

我注意判断的另一点是，哪些是出于关心国家政治而不是出于个人仕途需要或为了从竞选活动中渔利而来担任义务顾问的人。在一次跟踪报导民主党总统竞选的过程中，我与一位和蔼的曾参加过肯尼迪总统竞选的老资格政治活动人士结为朋友。我们曾在竞选活动途中一起吃过几顿饭，在酒吧一起喝过几次酒。后来，由于他感到无法再继续容忍竞选活动中的错误做法和判断失误，决定离开。由于他相信我的报导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并且我能保护他的身份，因此他以“背景资料”方式向我详尽介绍了竞选活动的内幕情况，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报导中采用他提供的信息，但不能引用他的名字或透露他的身份。这使我写出了十分得力的总统竞选分析。



2007年4月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在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后，同夫人和工作人员乘坐竞选车从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前往康科德。

(© AP Images/Stephan Savoia 版权所有)

1988年我任职于《华盛顿邮报》，负责报导当时的参议员戈尔(Al Gore)参加“超级星期二”初选的情况。当时南方的一些州都在那天举行初选，以便提高南部地区对总统提名的影响力。(他在那几个州取得不错的结果，但缺乏参加其后举行的北方各州初选的资源。)戈尔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一所新设立了现代化小儿科病房的医院停留。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Bill Clinton)。我决定不参加医院的活动而采访克林顿。我从早先的一些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位优秀而且平易近人的政治分析家。这次采访的时间花得非常值得。我同来自中西部地区一个没有竞争关系的报社的记者达成协议，由我提供他有关克林顿的信息，而他则向我提供参观医院的情况。

预料不料

每天活动的日程表列出事先计划好的活动，但是无法预料总是会突然发生的无数不能预见的事情。我必须随时准备对意想不到的事件作出反应，当然，这本来就是新闻职业的特徵。伊拉克形势的新发展；国会对移民和健保问题采取的新行动；一位候选人因筹款困难而退出竞选，等等。

记者和编辑往往欢迎这类意外事件，因为候选人的那些标准演说已经令人厌倦。在不同竞选地点反复重复的同一演说，虽会让新的听众感兴趣，但却使我们记者不得不挖空心思寻找新的主题、新的内容或提供新的分析。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我撰写并发送了一篇自认为特别出色的新闻稿，稿中报导的当天候选人的主要竞选活动有力地说明了这位候选人在他关注的三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我对这篇新闻稿感到自豪，远在截稿期限之前就发了稿。可是，在下一场活动中，我所报导的那位候选人指出，他的对手在最新竞选活动中提出了一个令人置疑的观点，即树叶吐出的二氧化碳是造成美国东部一个山脉出现雾霾的原因，并因此而对环境政策发表了评论。在此后的几天里，我们争相报导这一议题，而我早些日子煞费苦心作出的文章却因一个我以为没有意义的问题而被抹煞。



本文作者迪肯森(左)1972年与《国家观察家》(National Observer)编辑林德(Lionel Linder)。(迪肯森提供)

随着便携式电脑、黑莓手机、手机电话等各种新技术手段的出现，我们即使在旅途中也越来越可以对势态发展有所预料。我们可以跟随通讯社和其他新闻机构的网上消息。我们不必追着竞选班子的工作人员和顾问来了解他们对突发性事件的反应，因为电子邮件来得更快。在没有电脑和调制解调器的时候，记者在旅途中要赶在截稿时间前发稿有时非常困难。但现在，由于有了手机、无线上网和手提电脑，传送和接收新闻、备忘录以及背景资料等都可以随时进行，所以记者与报社编辑部的联系几乎变成即时性的。包括卫星在内的各种新技术显然也使电视台报导人员的日子好过多了，因为过去要把胶片、磁带赶在晚间新闻节目开播前送到所属电视台总部是每天的一大后勤难

题。

但新的技术也意味着更多工作。设有网站和电台的新闻机构指望记者整天都会发回突发性消息。自新闻编辑室实现电脑化以来，由于从来无法理解的技术原因，我所工作过的两家大报《华盛顿明星报》(Washington Star)和《华盛顿邮报》都将初版截稿时间从晚上 8 点提前到 7 点。新技术也意味着编辑部很容易跟记者联系，有时出馊主意。

如果人不会衰老，记者的生活非常有意思，适于那些年轻力壮、一天工作 16 小时、晚上 11 点以后吃饭也毫不在意的人。我在年轻力壮的时候(直至约 50 岁)认为，这种工作给人以令人振奋的挑战。

当别人得知我从事新闻工作时，我最所经常听到的反应是：“听起来很有意思。你肯定每天学到新东西。”我会回答说：“是啊。”但我会想，“你哪里知道啊。”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政治民调为何不可或缺

约翰·佐格比



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市的一个加油站，马丁内斯一边加油一边完成投票登记。(© AP Images/Jeff Geissler 版权所有)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民意调查数量大幅度增加。民调专家约翰·佐格比(John Zogby)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民意调查的重要作用——不仅可以衡量选民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的态度，而且能够反映选民所持的价值观和他们对热点问题的看法。本文作者是“佐格比国际”(Zogby International)民调机构的总裁。该机构总部设在纽约州尤蒂卡，并在华盛顿、迈阿密和迪拜设有分支机构，自 1984 年以来一直在北美洲、拉丁美洲、中东、亚洲和欧洲追踪调查民意。

我以提问为生，所以首先在这里提出几个问题：选举前数月内进行的早期民调能说明什么——是能预测结果，还是仅像一时的晴雨表？围绕全球变暖问题纷纷扬扬的讨论，美国人(以及关注美国选举的人)是否已成为所谓“民调污染”(pollution)——即公共领域民调成灾——的受难者？没有公开民调行不行？我将争取一一回答上述问题。

举行选举数月以前进行的早期民调能说明什么？它们是能预测结果，还是仅像一时的晴雨表？

为说明早期民调的价值，我能联想到的最恰当的比喻是，好比制定到 2008 年 11 月要达到的减肥目标。要减肥的人是应当几个月回避磅秤，还是争取定期检查效果？大多数减肥者就像专业政治人士和政治迷一样，希望随时追踪信息数据。当然，正在节食的人不一定能在既定日期达到目标，但减肥效果数据能为是应进一步努力，还是偶而可吃一块巧克力蛋糕提供依据。而民意调查就好似这些效果数据。

早期民调不仅能显示哪些候选人在竞选中处于领先地位，也能提供其他各种信息。一个特定时期的主导议题有哪些？这些主要议题会不会改变？是否必须予以作出反应？早期民调还能反映公众的整体情绪。他们是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还是同意我们都会向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认为“局势发展偏离了正轨”？这些指数极其重要。民意调查只不过是候选人的见闻和选民的直觉科学地数据化——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是充满信心还是气愤、气馁、甚至绝望。

必须认识到，我们这些民调人员探究的并不是某种单一的感受，也不是选民对那些他们可能并不理解的问题的一时性看法。好的民意调查会尽力显示特定问题所体现的选民的价值观。价值观不会变幻不定，而是根深蒂固且不容侵犯的。但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价值观存在矛盾心理。同一位选民可能认为伊拉克战争进展不利，因为战争正在造成无谓的伤亡和破坏，但又同样深切关心系于这场战争的美国的尊严和信誉。候选人及其竞选班子必须创造运用适当的象征手段和口号，说服选民走出个人的内心矛盾。因此，就帮助候选人确定应如何强调最有效的宣传口号和议题而言，民意调查很有价值。

此外，三十年的民调经验使我懂得，在政治竞选中，是多数还是少数往往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关键议题所引起的强烈反响。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2008 年总统大选中的首要议题。首先是伊拉克战争。将近五分之三的选民将伊拉克战争视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在 2004 年，反对这场战争的主要是民主党人(占 80%以上)和很多无党派人士(占 60%以上)，而共和党人当时对这场战争的坚决支持不亚于民主党人的坚决反对。因此，布什总统发现，当他把伊拉克战争同反恐怖主义之战联系起来时，伊拉克战争便于他无损——大多数选民认为他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比民主党竞选对手克里(John Kerry)参议员要强。但到了 2005 年，共和党保守派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减弱，而少数自由派和温和派共和党人开始与总统对立。

反恐怖主义之战是第二大议题，而且能充份反映公共舆论的动态变化。布什总统在 2004 年赢得连任时，67%的选民认为他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更强，相比之下，克里在这方面只得到 24%选民的肯定。到了 2005 年，公众认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不相上下。但是，步入 2008 年，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不一定会赢得压倒共和党人的优势，因为选民并没有给予民主党人那种能推动他们赢得胜利的强烈支持。至少目前还没有。

在往届选举中，引起强烈反响的议题不外乎“上帝、枪支和同性恋”(God, guns, and gays)。但随着选民转而关注伊拉克和医疗保健等其他问题——这些是会引起不安、愤怒和沮丧等强烈反响的问题——共和党人可能会逐渐失去优势。

2008 年大选中一个必定引起强烈反响的问题是移民问题。民意调查可以在此起到说明作用。美国人反对非法移民，但他们认为给已进入美国的人提供一条入籍途径是合理的。他们希望加强边境控制，但同时反对耗资数十亿美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修筑障碍。移民问题和伊拉克问题一样，支持或反对各种方案的人数对其影响不大，真正有影响的是人数相对较少的一部份选民中的强烈支持或反对情绪。面对移民问题，共和党人再次处境维艰。

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人和国会议员候选人被夹在两派中间：声音最高、最保守的一派反对采用任何措施将目前非法居留者的身份合法化；而越来越多的拉美裔选民则对沿美墨边境修筑障碍表示不满。请看以下数字：拉美裔选民在参加 1992 年选举的 9200 万选民中占 4%，在 1996 年的 9500 万选民中占 5%，在 2000 年的 1.05 亿选民中占 6%，在 2004 年的 1.22 亿选民中占 8.5%。拉美裔在美国选民中所占比例的增长速度继续超过拉美裔人口的增长速度。布什总统在 2004 年得到了 40%的拉美裔选民的支持(比 2000 年上升了五个百分点)，占了更大总数中的更大比例。主要受到移民问题的影响(同时还有伊拉克问题和经济问题)，共和党人在 2006 年国会选举中的总得票率下降到 28%，吃了个大败仗。由于 2008 选举年的早期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在拉美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下降，因此共和党人将在移民问题上面临艰难抉择。

是否存在“民调污染”？

1960 年代的民调机构有盖勒普(Gallup)和哈里斯(Harris)。到 1970 年代，几个主要电视网与几家大报开始联合进行民调。直到 1992 年时，大型民调仍不多见。由媒体和独立机构进行民调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对弄虚作假的候选人起制约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公众有了有信誉的独立机构的调查数据，任何人都很难通过发布为自己造声势的虚假民调误导公众和蒙骗捐款人。



国际民调专家佐格比在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市讲话，说明拉美裔选民在 2008 年选举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 AP Images 版权所有)

随着有线新闻网和其他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公共民调也出现激增。到 2006 年，公共领域的独立民调至少有二十几种，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因此，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各种新闻媒体和民意调查是否泛滥成灾。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人看来对更多的新闻选择和更多的民调表示欢迎。美国人希望有连属感，希望知道他们自己的看法是主流派还是少数派，以及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在更广泛的选民中——即在除了他们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美发师和理发员、便利店和街坊邻里以外的范围内——表现如何。

随着民调数量的增加，民调人员、公众和媒体所承担的责任也相应增加。我们这些专职从事民调的人有责任提醒美国人民，民调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每当我们发布调查结果时，总有人说我们“在预测”，而实际上我们只不过是展现某个具体时刻的状态，得到当时的一个数据，反映某一程度的进展。从进行民调之后到举行选举之前，任何变化都可能出现，哪怕民调是在选举前一天进行的。

民意调查并非尽善尽美。我们无法同某个特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交谈，只能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必然存在误差(尽管其他因素也可能造成误差)。大多数全国性民意调查的误差范围为正负三个百分点，致使误差率最高可达六个百分点。如果候选人甲在一次全国性民调中的支持率为 53%，候选人乙的支持率为 47%，那么候选人甲的实际支持率最高可达 56%，最低可能为 50%；而候选人乙的支持率最高可达 50%，最低可能为 44%。这也就是说，这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可能不相上下。我们能够显示选举竞争是否势均力敌，但我们不能预测选举的结果。即使作预测也只是凭本能感觉和基于我们掌握的数据，而那主要为了有趣，并不是作预测。

民意调查并非尽善尽美。我们无法同某个特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交谈，只能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必然存在误差(尽管其他因素也可能造成误差)。大多数全国性民意调查的误差范围

公众应当对民意调查持健康的怀疑态度。民调是了解竞选动态的有益工具，不应否定它。我们的调查结果通常是非常准确的。2000 年，我进行的民调(以及 CBS 广播公司的民调)预测，当时担任副总统的戈尔(Al Gore)将在普选得票总数上略占优势，而其他几项民调则认为当时担任州长的布什(George W. Bush)领先两到三个百分点，但我们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最后一点是，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必须更好地解释抽样误差，对措辞及民调可能存在的其他局限提出质疑，同时将民调结果放在应有的客观背景下进行报导，例如，要指出在进行民调时出现的一些事件、讲话或其他可能影响民调结果的因素。

没有民调行不行？

我当然离不开民调。专职政治人物和政治观察人士显然也离不开民调。民调具有揭示政治群体最深层的想法、感受、偏见、价值观和习性的重要功能。所有这些年的经验让我懂得，虽然美国人作为个体可能表现得认识片面、漠不关心、或者完全错误，但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一向相当知情，在民调以及最终投票时几乎不会有偏差。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和政策。

一个新开端

与查理·库克和杰里·哈格斯特龙的访谈纪录

2008 年美国总统大选非比寻常，因为现任总统和副总统均不参加竞选。查理·库克(Charlie Cook)和杰里·哈格斯特龙(Jerry Hagstrom)两位专家在接受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专职撰稿人米歇尔·奥斯汀(Michelle Austein)的采访时分析了这一形势，并对 2008 年选战特点作出一些预测。库克是《库克政治报告》(Cook Political Report)的编辑和发行人。哈格斯特龙是《国家期刊》(National Journal)的特约编辑。

问：你们能否谈谈为什么美国人和海外人士这么早就如此关注 2008 年总统大选，以及本届大选不同于美国历届大选的原因？

库克：在任总统及副总统均不参加总统选举，实属 80 年来第一次。选举机会对两党全面敞开，的确不



在 2006 年 11 月 7 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拉市的选民在排队投票。(© Corbis/epa/Shawn Thew 版权所有)

同寻常。

通常都是在任总统或副总统轻松地赢得[他们所属的政党的]提名，或者只有两个人竞选；另外一党会有很多人竞选。但这次两党都有多人参加竞选。这个选举年的确精彩。我们从没见过类似的情形。

哈格斯特龙：我认为这次选举很有看头，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是一场重要的选举。必须及早关注选举，因为谁能赢得提名，当然还有谁能最终在大选中获胜，都是未知数。

问：参选者开始筹款的时间早于往届选举。在任总统及副总统都不参选是其中一个原因。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库克：与过去相比，接触全体选民变得越来越难。二、三十年以前只有三大电视网，通过它们基本能接触到所有人。如今出现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电视频道多达几百个，还有其他许多媒



2007 年 9 月争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民主党参议员奥巴马和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的科勒尔盖布斯参加民主党预选辩论会。(© AP Images/Alan Diaz 版权所有)

介，接触选民难上加难；难以把信息传递给所有人。

哈格斯特龙：多年以前，参选者通常在大型活动上或到大型工厂中展开竞选活动，总会有很多人到场。现在这种做法行不通了。要知道，美国人现在大都在办公室上班，不太参加大型活动。这就要求竞选人必须通过电台和电视台游说选民，必须用钱去买宣传时间。

库克：在美国，选民投票确实是“对人”而“不对党”。这必然要求投入更多资金，比议会政体要多。

哈格斯特龙：由于我们采用预选制度推举候选人，无名之辈也有希望得到提名。他/她不一定要在党内有很深的资历才会得到提名。但要在预选之前赢得该党成员的支持，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时间。

问：今年的参选者似乎是美国选举史上最多元化的。你们对此次选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及其是否会为今后的选举开创先河有何评论？

哈格斯特龙：我认为原因之一是社会的演变，多元化及对多元化的接受程度都有提高。二、三十年前，这些[参选者]是难以受到重视的。

库克：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94%的美国人愿意投票支持合乎条件的非洲裔候选人。88%的人愿意投票支持合乎条件的女候选人。无论是8年前、12年前、16年前还是20年前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数字。现在，我们国家比过去更加多元化。它对多元化的接受程度也比过去高。不错，过去曾有女性参选，也曾有非洲裔候选人参选，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机会。而这次，这样的候选人不仅参选，而且有真正的机会，美国的演变由此可见一斑。

问：很多美国人预期伊拉克问题将是竞选期间的主导问题。此外还有哪些引起关注的问题？

库克：我认为伊拉克问题将是一个重大因素，但我不能肯定——我们不知道到2008年秋天会是什么局面。经济形势可能成为问题之一。环境和全球变暖终于引起重视。有关人士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终于使这个问题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最终，大多数选民衡量的是人，而不是具体问题。

哈格斯特龙：归根结底，决定总统大选的关键因素是候选人的个人特质。关键是谁值得信任。

问：很多州已将初选日期提前。看来好些州都将在2月5日举行初选。这对竞选进程将产生什么影响？

库克：很多州为了能产生影响已将初选日期提前到2月5日，但结果是，现在这么多州都这样做，大部份州和选民其实反而不会真正有影响力。如果全美50个州中有21个、22个或23个州在同一天进行投票，其中还包括几个最大的州，那么候选人很难亲临每个州。我的预测是，我们即便不在2月5日过后，也会通过其后一两周之内的一系列预选，对谁将成为候选人一目了然。

选战随后会出现短暂的间歇。人们在那两三个月里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直到选战再起，一直轰轰烈烈地持续到11月大选。

民选官员

美国有这样一句俗语——“他连捕狗员都选不上”，意思是这名候选人根本没有资格当选。这纯粹是一种比喻，因为在美国，捕狗员其实是不经选举产生的几种为数不多的基层官员之一。捕狗员由地方民选官员任命，选民的确没有责任审核捕狗员是否符合条件。但选民还有其他很多投票选举官员的机会。

尽管美国只有一个联邦政府，但全美有50个州政府，有超过30万民选官员在地方政府任职(县、市和镇)，还有近20万个特别区划，如校区和水利区。因此，美国选民不仅要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投票，而且还要投票选举成千上万名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其中包括州议员、州长及副州长、州审计员、县长、镇长及市长、市政委员会委员、法官、警官、执法官、治安官、治安法官以及中小学和大学董事会成员、公用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具有公信力的官员。

另外一些比较特殊的民选官员包括：县验尸官、水利区和城镇墓地委员会成员，以及负责清除城镇公有土地上的危险树木的树木管理员。

哈格斯特龙：从目前的情况看，将在 2 月 5 日一系列预选之前举行的艾奥瓦州党内预选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仍会是美国人民看好那位参选人的重要晴雨表。

问：摇摆不定的选民在期待什么？我们能否预测这类选民在本届选举中期待什么？

库克：他们将注重个性，或某种亲近感。这好比要你决定邀请谁进入你家客厅，今后四年里在你家电视机上露面。选民们明白，他们根本无从了解总统必须处理的诸多问题。关键在于他们对谁有亲近感，因为这个人将就他们甚至不知其存在的种种问题作出决策。

哈格斯特龙：我认为，对这类选民而言，真正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伊拉克战争在选举期真正到来时的形势如何。这个问题可能成为主导他们作出决定的因素，但也可能有其他问题成为主导因素。

问：2008 年大选将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哪些影响？

哈格斯特龙：民主党提名候选人都已阐明他们将改变对伊拉克的政策，而共和党提名候选人目前对于是否继续贯彻布什总统的路线立场不一，他们在如何改变的问题上也看法各异。

库克：我认为，美国总统是美国在世界其他国家面前的代表。这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

问：你们两位能否预测选民投票率会不会出现上升趋势？

库克：实际上，在过去六年到八年中，我们已经看到选民投票率上升的趋势。其中有两个原因。我们过去常常听到“谁获胜都无所谓”的说法。现在听不到这种说法了，因为，我认为，人们现在知道谁担任美国总统至关重要，无论是涉及恐怖主义、战争问题，还是解决贫困或“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问题。

有关美国选民投票率的某些对比其实并不公平。美国有市政选举和县、州及联邦选举，有预选和大选，有时还会举行决选和特别选举。美国人要参加的投票次数远远多于其他国家。我估计美国的民选官员超过 60 万人。有些对比并不公平，因为美国人的投票次数确实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要多，而各种竞选繁多，分散了投票的选民。

哈格斯特龙：人们的确认识到谁能胜出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选民参加投票的积极性会充份调动起来，但这也可能取决于谁是候选人，以及党的基础势力是否真想帮助赢得提名的人当选。

问：我们已经看到，技术手段对讨论评价竞选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非官方的网络手段。你们认为这会对竞选人的竞选方式产生影响吗？

库克：我想，看一下整个竞选预算就会发现，其中专门用于新技术的部份虽然有所增加，但仍然只占[参选者]竞选预算的很小、很小一部份。

哈格斯特龙：[因特网]非常有利于组织支持者，也非常有利于筹款，但不利于游说。不过新出现的 YouTube 视频网站是个例外。

每个竞选阵营现在都安排一些年轻人拿着相机追踪竞选对手的行动。这又回到了参选人的个人特点上。[美国人]希望看到参选人在毫无戒备的时候是什么表现。参选人面对友善的听众侃侃而谈时往往会放下戒备。因此，这种将所有参选者的一言一行都拍摄下来并将他们的任何氍漏都上载到 YouTube 的新手段，往往很有揭示力。我认为选民不应当仅仅以此评判参选者，但它已成为竞选的一个重要方面。

问：在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少数几个拉锯州，我们通常会看到这几个州一次又一次地成为选战重阵，因为它们的选票既可能属于民主党，也可能属于共和党。我们能否预测在这次选举中事关重大的州还是那几个吗，还会出现其他州吗？

库克：基本上还是那几个州。如果回顾一下 2000 年布什(George W. Bush)对戈尔(Al Gore)的选战以及 2004 年布什对克里(John Kerry)的选战就会发现，全美只有三个州出现了逆转。戈尔赢得了新墨西哥州和艾奥瓦州，但在新罕布什尔州败北。克里却在新罕布什尔州获胜，在新墨西哥州和艾奥瓦州失利。我认为基本上还会是那几个州，但我们看到民主党人在西南部几个州的支持率攀升了一点。我们将看到新罕布什尔州这个过去极其保守并倾向于共和党的州，逐步变得越来越支持民主党。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州逐步从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共和党。路易斯安那州就是一个例子。还有西弗吉尼亚州——我们看到该州的投票趋势发生变化，民主党人的处境越来越难，而他们过去一直在这个州稳操胜券。

哈格斯特龙：我估计在这次选举中，农村地区的选民会成为主要争取的对象。美国农村地区通常被视为共和党的天下，但并非一贯如此，民主党人在 2006 年的国会选举中[在农村地区]就有不错的表现。

问：各州自 2000 年以来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来审查选举组织工作。你们是否认为这会影响到选民投票率？

库克：2004 年的选民投票率高于 2000 年。在最近两次中期选举中，选民投票率均有所上升。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在选举管理程序上投入大量资金，因此，我们的系统存在很多漏洞。但这不是舞弊，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

如果美国人希望将更多的经费用于计票和选举管理，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极好的系统，但人们愿意为此而牺牲教育或医疗保健或我们在全世界提供对外援助的责任吗？纵观全局，绝大多数选举差距悬殊，因此，做到分毫不差地精确计票从来就不是拨款重点。

哈格斯特龙：在选举中发生各种不同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选举是由州政府组织管理。联邦政府只有在出现重大问题时才会介入。因此，州与州、县与县之间的情况各异。

另一个因素与南方州的非洲裔选民过去无投票权的历史有关。没有人愿意回到限制投票权的体制。那种严格到有可能限制某些人投票的做法会遇到阻力。在美国这样一个人口极其多元化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本篇采访中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2008 年总统竞选筹资

简·维托尔德·巴兰

在美国竞选联邦公职的人需要通过巨额筹款资助竞选活动，而美国政府对筹集和使用竞选资金有严格规定。选举法专家简·维托尔德·巴兰 (Jan Witold Baran) 在本文中解释了针对个人和组织机构为竞选捐款的法律规定，描述了竞选活动如何使用经费，并讨论了总统选举中的民间和政府资助。巴兰是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威利·赖因法律事务所 (Wiley Rein LLP) 的合伙人，并在福克斯新闻网 (Fox News)、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 和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新闻部 (ABC News) 兼作评论员和法律事务分析人。



参议院候选人布朗 (Sharrod Brown) 2006 年 8 月在俄亥俄州芒特吉利阿德竞选期间，在一个咖啡店向选民发表讲话。

(© AP Images/Kiichiro Sato 版权所有)

时至 2007 年夏季，美国已有二十多位人士展开角逐下届总统的竞选活动。虽然正式选举要到 2008 年 11 月 4 日才举行，但这些参选人首先必须通过竞选争取到各自政党——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提名。两党将分别在 2008 年夏天的全国政党大会上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而有意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的人须在从 2008 年 1 月开始的各州初选中争取本党代表的支持。这一旷日持久而艰苦的进程不仅要求参选人技巧纯熟、坚持不懈、百折不挠，而且还必须有巨额资金。

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为联邦公职。他们是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民选官员。这些公职的竞选活动受到联邦法律的规范；联邦法律也对筹资方式、资金来源和资金数额等有相应规定。联邦竞选财务法只适用于联邦竞选活动，竞选任何州和地方政府公职(如州长、市长或州议会议员等)须遵循该州的州法律。联邦法律相对严格复杂。竞选人为开展以全国 1 亿多选民为目标的竞选活动，必须筹集数千万资金，但他们的筹资和使用筹资的方式受到严格规范。

组织竞选活动

总统竞选人必须成立一个叫作政治委员会的竞选班子。政治委员会必须有一名财务员，并必须向联邦选举委员会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登记。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执行竞选财务法，但不负责组织选举。在美国，登记选民、举行投票和统计选票等选举组织工作属于州和地方选举官员的职责。

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的政治委员会多种多样。除参选人以外，政党也必须向该委员会登记党的委员会。此外，公民个人——包括来自公司、工会或行会的人——也可以组成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称 PAC，即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必须在联邦选举委员会注册。

一经注册，政治委员会便可开始为竞选筹款。这类资金及其使用情况必须按季度或按月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报告以

电子形式递交联邦选举委员会，并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网站上向公众公开 [<http://www.fec.gov>]。很多民间组织也建立了网站，监督对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及捐款使用情况。

合法捐款来源

所有给联邦职务竞选人或政治委员会的捐款必须来自个人或在联邦选举委员会注册的委员会。公司或工会不得直接捐款，但可以资助展开个人募捐活动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给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现金捐款若超过 100 美元属于非法，来自“外国国民”，即未获得美国永久居住权的非公民的现金捐款亦属非法。已获得永久居住权的外国公民虽然无权投票，但可以捐款。



共和党夏威夷州委员会主席艾奥纳 (Sam Aiona) 敦促联邦选举委员会解决竞选融资和监督问题。

(© AP Images/Lucy Pemoni 版权所有)

对捐款数额的限制

联邦法律对个人或政治委员会捐款的数额有不同数额的限制。例如，个人给任何一位竞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 2300 美元。这一限额是对每一次选举而言。因此，一个人可以在初选活动中为某一竞选人捐款最多达 2300 美元，而在大选活动中再为这名候选人捐款最多达 2300 美元。夫妻被视为两个人，因此，两人在一次选举中可以最多捐 4600 美元。



加利福尼亚第 53 国会选区候选人戈登 (Mike Gordon) 与竞选活动志愿人员讨论竞选战略。

(© AP Images/Damian Dovarganes 版权所有)

法律除了对个人给竞选人(以及其他类型的委员会)的捐款数额有规定外，对个人的“累计”捐款额也有限制。在每两年一次的选举周期中，一个人为所有联邦公职候选人、政治委员会的捐款总额不得超过 108200 美元。(这一限额随通货膨胀每两年调整一次，因此具体数字会有变化。)

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每次选举中给一位竞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 5000 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给政党捐款也有限度，但数额高于对竞选人个人的捐款。

因此，如果一位总统候选人希望筹集到 2300 万美元这样一笔对于总统竞选来说不算多的捐款，其筹资活动必须吸引捐款数额不得超过 2300 美元的个人，或许还必须吸引捐款最多为

5000 美元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为筹集到 2300 万美元，这名候选人至少需要有 1000 人提供最大数额的捐款。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候选人要努力争取得到数千人的捐款，因为大多数人的捐款不会达到法律允许的最大数额。

竞选开支

竞选公职的候选人需要雇用竞选班子，需要租用办公地点和安排旅行，需要调研、发布立场声明，需要在广播电视、出版物和互联网上刊登广告，还需要举行无数次与公众见面和筹款活动。竞选国会众议员的候选人在其代表的选区开展这类活动，国会参议员的选区是整个州，因此候选人在全州展开活动。

总统候选人的任务十分艰巨，不仅需要逐州展开竞选活动，而且在得到政党提名后，须将竞选活动面向全国。在争取本党提名的初选竞选中，各位参选人将精力集中在最早举行初选的一些州，其中包括定于 2008 年 1 月举行党内选举或初选的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南卡罗来纳、内华达和佛罗里达等州。过去，其他州的初选是在此后六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但在 2008 年，大多数州，包括加利福尼亚、纽约和得克萨斯等大州，都决定在 2 月 5 日举行初选。选举时间表的大大缩短更要求竞选人筹集大笔经费——有人估计至少要 1 亿美元——以满足展开这些初选活动的需要。因为竞选委员会必须将财务向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开，所以筹集到多少资金以及被作何用途都有记录在案。这些申报——特别是 2007 年全年和 2008 年 1 月的申报被称为“资金首选”(“the money primary”)——因为它们被广泛认为是反映在真正投票开始前每一名候选人吸引到的支持率的晴雨表。

竞选公共资金

自 1976 年以来，总统候选人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为符合条件的竞选活动提供的公共资金。在 2000 年以前，所有得到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均接受这笔政府提供的资金，作为接受条件，他们保证将竞选活动开销限制在所规定的数额之内。但是，由于所规定的开销限额过低——往往少于主要候选人很容易从民间筹集到的资金，因此这笔资金对候选人的吸引力日益减小。结果，在 2000 年，时任州长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成为第一个放弃初选公共资金的主要候选人。四年后，竞选连任的共和党人布什总统和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参议员(John Kerry)及迪安州长 Howard Dean)在初选角逐中均选择不拿公共资金。人们广泛预期，在 2008 年，将第一次出现所有主要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人(民主党竞选人爱德华兹[John Edwards]除外)，都放弃初选公共资金。现在看来，最终得到提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大选竞选中不会使用公共资金。

具体开支数字

虽然人们很难预测 2008 年总统选举的竞选开支额，但有一个预测绝对保险：这次选举的开销将超过以往纪录。2004 年，布什总统为初选筹款 2.7 亿美元，获得大选公共资金 7500 万美元。紧接在他后面的是后来成为他竞选对手的克里参议员——初选筹款 2.35 亿美元，获得大选公共资金 7500 万美元。2008 年参加总统提名竞选的阵容扩大，捐款限额也从 2004 年的 2000 美元增加到 2300 美元。为竞选活动捐款的美国人现在也更多，而网上各种竞选网站所设置的电子捐款渠道使捐款变得方便容易。

除了候选人的开销，政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其他利益团体也会有开销。据“应责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估计，在 2004 年的竞选活动中，所有联邦职务候选人、政党和其他团体的经费总开支达 39 亿美元，比 2000 年时上升了 30%。2008 年的竞选开销很可能进一步升高。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选举团制度失效了吗？



2004 年 12 月俄亥俄州选举团成员在哥伦布市州议会大厦举行的投票仪式上签名证票。
(© AP Images/Will Shilling 版权所有)

根据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美国总统由各州指定的选举人在普选投票之后选出。两位学者在这里探讨了这一制度的利弊。罗斯·贝克(Ross K. Baker)主张忠实地保留美国宪法于 1787 确立的选举团制度。贝克在位于新泽西州新布罗恩斯维克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任政治学教授。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主张改革选举团制度，确保选举结果如实反映全国民意。拉斯金是马里兰州州议员兼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宪法学教授。他提出的法案使马里兰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加入全国普选州际契约(National Popular Vote Interstate Compact)的州。

主张保持选举团制

选举团在二十一世纪依然适用
罗斯·贝克

2000 年 11 月 7 日晚，刚刚当选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的民主党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曼哈顿向欢呼雀跃的支持者们表示，她一定要去华盛顿力争废除未能毫无争议地选出总统当选人的“陈旧和不民主的”选举团制度。

主张取消选举团制

让我们利用选举团在美国全国实行总统普选
杰米·拉斯金

身为美国人，在全世界促进民主和全面政治改革是我们的个性使然。

但我们在国内却默不作声。我们自称我们的选举方式是“民主制”，但却没有将它同我们的民主原则作一衡量，更不用说与其他国家采取的具体做法相比较。

当时没有人想到要向她说明，她刚刚当选为其成员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就是一个既陈旧(建立于 1789 年)又不民主(每个州，无论人口多少，一律拥有两个参议院席位)的机制。我们若要求美国宪法的所有条款都达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标准，这部世代相传、卓有成效的治国法典就将面目全非了。

美国宪法中有很多可能被某些批评人士视为过时的内容，其中包括要求联邦政府与 50 个州分享权力的联邦制。美国若完全听命于首都华盛顿，治国效率可能更高，但宪法起草人首先注重的并不是效率。他们极其珍视自由，并认为分散政治权力比较稳妥。权力分散的标志之一，便是全国或曰联邦政府同各州分享权力。

美国联邦制的一个重要安排，是让 50 个州以州为单位参与总统选举。这种制度——选举团制度——规定，每个州的选举人票数等于该州在联邦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席之和，而每个州在联邦众议院的席位与其人口成正比。只有赢得一定数量州的普选、进而所囊括的州选举人票数累积过半(目前为 538 中至少 270 票)的候选人，方能当选总统。

不赞成这种制度的人士认为直接选举更简单明了。只要对全国选票进行统计，不必考虑各州的总票数，就能宣布谁是得胜者。但是，如果美国采纳这样的制度，候选人可能只重视在人口最多的几个州展开竞选活动，以便在那里赢得最多的选票，但忽视人口较少的其他一些州。



在亚历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市府大厦正在举行的给州选举人选票加盖州政府印章的仪式。

(© AP Images/Paul Connors 版权所有)

更不用说与其他国家采取的最佳做法相比较。

这种盲目自满令人汗颜，因为我们目前采用的某些选举方式反映的是建国初期民主还远未如此发达时的情况。

最突出的例子是我国选举总统的方式，这个错综复杂的程序颠覆了所有重要的民主原则。请看美国总统选举是如何背离以下几项基本民主原则的：

- 多数当选原则——在我国总统选举中没有得到体现。多数当选原则是政治民主的核心，但是在美国，当选总统的不一定是全国普选中的赢家，而是赢得选举团多数票的人。在选举团制度下，每个州指定一定数目的“选举人”来推选总统。在引起广泛关注的 2000 年大选中，戈尔副总统在全国普选中的得票总数比布什州长多 50 万张，但戈尔却在最后一刻因为佛罗里达州的 537 张选票之差而没有赢得选举团多数票。此前还有三次选举出现过普选失利者却赢得选举团多数票的情况，另外还有很多次选举险些让普选失利者入主白宫，当时普选票数只要有一点变动便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 人民投票选举总统——美国却并非如此。在美国，人民投票给各州的选举人，然后由他们选出总统。当然，大多数人以为他们是在投票选举总统。
- 每张选票的份量均等——在计算方法古怪的选举团制度下却并非如此，特拉华州或北达科他州的一张选票的份量(根据州选民人数与选举人数之比计算)，远远高于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或纽约州等大州中一张选票的份量。而且，如果以选民能对谁赢得该州选举人票产生切实影响的可能性来衡量选票份量的话，差距就更加悬殊。以 2004 年总统选举为例，新墨西哥州的两党候选人的票数差为 365 票，而犹他州的两党候选人票数差为 312043 票，这意味着，新墨西哥州的每位选民对决定选举人票产生的影响比犹他州的每位选民大近千倍。
- 每位选民应当有同等的投票动力——美国的选民却并非如此。绝大多数选民居住在“太平”州，即该州选举势必向共和党或向民主党一边倒。因此，在纷纷冲向为数不多的几个“拉锯州”的候选人的竞选日程上，三分之二的州成为一带而过的地方。在最近两次选举期间，两党将 99% 的竞选资源集中投入到仅仅 16 个州，而其中 5 个州更令人震惊地占用了 70% 的资源。我们大多数人——包括人口最多的四大州之中的得克萨斯州、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成为了在佛罗里达和俄亥俄等为数不多的州进行的真正选战的旁观者。全国大多数地区遭到忽视，导致被遗忘的各州的投票率低落。

选举团制度迫使候选人到人口众多的地区以外展开竞选活动，照顾在直选体制下可能被忽略的地方。否则，候选人只需在人口最多的 12 个州展开竞选便有可能当选总统，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而这就意味着候选人完全有可能忽视其他 38 个州。但在选举团制度下，任何一位候选人基本不可能只在人口最多的 12 个州展开竞选而赢得足够的选举人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往往能在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稳操胜券。共和党候选人则很有可能在得克萨斯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胜出。不过，为了赢得入主白宫所需的至少 270 张选举人票，两党候选人不仅必须争取“拉锯州”——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等两党势均力敌的州，而且还必须争取人口较少的其他一些州。由于各州至少拥有三张选举人票，竞选人对小州也不能忽视。

选举团制度还使只局限于某个区域的候选人难以当选，因为美国没有一个区域拥有当选总统所需的足够的选举人票。批评选举团制度的人士抓住选民人数问题不放；而支持选举团制度的人则强调选票的分布，以及它是否有全国各州和地区的广泛代表性。

纵观美国历史，选举团制度使少数党或第三党候选人更难在总统选举中胜出。一些批评现行制度的人士可能会将此视为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缺陷。但是，两党制一直对美国有益。两党制使美国的政治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温和性，这始终是维护国家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两党制能削弱极端主义运动的势头，但与此同时，如果一个少数党或某位候选人提出的建议深得人心，可能会得到两大党中一党的采纳。一名持极端政见的候选人可能在少数几个州赢得普选多数票和选举人票——例如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及其领导的主张种族隔离的州权党(States Rights party)在 1948 年选举中的情况，但其当选总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选举团制度允许美国政治中有抗议声音，但不鼓励极端政见。

而且，选举团制度在阻止极端政见的同时，却可以增强少数种族和少数民族群体的实力。以拉美裔为例，他们只占美国总人口的 12%，在美国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则更小。在直选体制下，他们的影响力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尽管他们的人数在某些州多到足以产生可观的影响。亚历桑那州通常是一个政治拉锯州，该州的拉美裔人口比例约为 25%，比全国平均比例高一倍，使得这个少数群体在选举团制度下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出他们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可能享有的影响力。同样地，在弗吉尼亚这样的州，非洲裔人口比例接近总人口的 20%，大大增强了该州的政治竞争性。

最后，这还关系到更宏观的联邦制的健全性问题。宪法起草人将全国政府与州政府权力分立视为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但近几年的趋势是，联邦政府在历来属各

大选投票率在拉锯州接近 70%，而在没有积极性的旁观州则刚刚过 50%，致使全美平均投票率跌入全球最低之列。

针对我国总统选举的不合理态势能采取哪些措施呢？多年来的公众民意调查显示，65%以上的美国人倾向于通过全国直接普选选举总统，不分地区地让每一张选票都发挥相同的效力。人民希望总统代表全体美国人民，而不仅仅是在党派操纵下拼成的几个州。让人伤脑筋的是，如何将向往全国普选的本能愿望与选举团的落伍机制相调和，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将这个充满争论的机制称为“我国宪法中最危险的一个瑕疵”。



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埃金(J. Michael Eakin)2004 年 12 月在哈里斯塔州府大厦举行的选举团会议上宣誓。
(© AP Images/Daniel Shanken 版权所有)

而今，马里兰州大胆地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展示了如何利用选举团制度实现总统全国普选。2007 年 4 月 10 日，奥马利州长(Martin O'Malley)签署了一项法案，让马里兰州发起并加入一项州际契约。加入这项契约的所有州都同意，将选举人票投给全国普选的胜利者。契约将在成员州的选举人票数之和超过半数(270 票)时生效。这项契约不仅在马里兰州参众两院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获得批准，而且还在 12 个州议会获得通过，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参众两院也正在审议这项契约。促使这项契约产生的原因是，人们感到我国总统选举已远远偏离“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原则。

这项全国普选(National Popular Vote)计划的根据是，各州享有缔结州际契约和指定选举人的权力。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每个州依照该州议会所定方式选派选举人若干人。”各州议会是以各自的方式行使这项权力。在建国之初，议会通常直接指定选举人。选

州管辖的领域所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取消选举团制度将削弱州的影响力，进而动摇已历经 220 年美国历史风雨的政治制度中的一根主要支柱。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举团当时发挥着审议机制的作用，每位选举人都凭自己的良知投票。以 1800 年为例，马里兰州当时有七名选举人投票支持亚当斯(Adams)，四名选举人投票支持杰斐逊。当各州开始实行胜者囊括制，即让州普选中的赢家囊括该州所有选举人票时，一些小州抱怨这种新型的集体投票方式削弱了它们的影响力(它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们为此提起诉讼，但败诉。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 1966 年的“特拉华诉纽约案”(Delaware v. New York)时，驳回了上诉，强调指出各州有权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分配选举人票。各州拥有完全、“绝对”的权力。

为此，从加利福尼亚州到新泽西州，从得克萨斯州到犹他州，我们的州议会——以旁观州为首——现在可以联合起来行使其宪法权利，在美国推行我们一直在世界其他国家提倡却未能在国内实现的名副其实的全民普选总统：基于多数当选、一人一票和每张选票份量均等三项原则。这样的选举将通过调动千百万在现行制度下无足轻重的选民，振作我国投票率低落的缺乏生气的民主制度。这也将使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与全世界其他民主体看齐。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相关读物

有关美国选举的资料

Bai, Matt. *Billionaires, Bloggers, and the Battle to Remake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NY: Penguin Press, 2007.

Benenson, Bob. *Elections A to Z*.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7.

Black, Earl and Merle Black. *Divided America: The Ferocious Power Struggle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07.

Carroll, Susan J. and Richard L. Fox, eds. *Gender and Elections: Shaping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Dover, E.D. *Images, Issues, and Attack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by Incumbents and Challenger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6.

Farnsworth, Stephen J. *The Nightly News Nightmare: Television's Coverage of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88-2004*.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Feldman, Jeffrey. *Framing the Debate: Famous Presidential Speeches and How Progressives Can Use Them to Change the Conversation (and Win Elections)*. Brooklyn, NY: Ig Publishing, 2007.

Green, John C., Mark J. Rozell, and Clyde Wilcox, eds. *The Values Campaign?: The Christian Right and the 2004 Election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rvis, Sharon E. *The Talk of the Party: Political Labels, Symbolic Capital, and American Lif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Magleby, David B., Anthony J. Corrado, and Kelly D. Patterson. *Dancing without Partners: How Candidates,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 Interact in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McDonald, Michael P. and John Samples. *The Marketplace of Democracy: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Brookings, 2006.

Pfau, Michael, J. Brian Houston, and Shane M. Semmler. *Mediating the Vote: The Changing Media Landscape in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Sabato, Larry J. and Howard R. Ernest.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 New York, NY: Facts on File, 2006.

Schofield, Norman. *Multiparty Democracy: Elections and Legislative Politic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kinner, Richard M. *More Than Money: Interest Group Action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Stanley, Harold W. and Richard G. Niemi. *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 2007-2008*.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7.

Williams, Andrew Paul and John C. Tedesco, eds. *Internet Ele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Web in Campaign 2004*.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美国国务院对以上资料的内容及其链接可靠性不承担责任

相关网站

有关美国选举的网上信息资源

选举链接

P2008: Race for the White House

<http://www.gwu.edu/~action/P2008.html>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Press Center: Elections 2008

<http://fpc.state.gov/fpc/c21250.ht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Elections

http://usinfo.state.gov/dhr/democracy/elections/elections_links.html

U.S. National Archives: U.S. Election & Voting Resources

<http://www.archives.gov/federal-register/electoral-college/links2.html#maps>

Vanderbilt University Elections Links

<http://lib11.library.vanderbilt.edu/diglib/godort.pl?searchtext=Elections&Type=Simple&Resource=DB&Website=FDTF>

Voice of America. The Road to the 2008 Election

<http://www.voanews.com/english/US-Elections-2008.cfm>

录像

Campaign Network — From C-SPAN an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http://www.campaignnetwork.org/>

ExpertVoter.org: A Video Guide to the 2008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http://www.expertvoter.org/>

The Living Room Candidate: Presidential Campaign Commercials, 1952-2004

<http://livingroomcandidate.movingimage.us/>

RealClearPolitics Videos — Videos from mainstream news sources

http://video.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_vault/

RealClearPolitics Vlog — Videos on elections 2008 from YouTube and other sources

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_log/

You Choose '08

<http://www.youtube.com/youchoose>

PrezVid: The YouTube Campaign-2008

<http://www.prezvid.com/>

竞选人

Presidency 2008 — From Politics1.com
<http://www.politics1.com/p2008.htm>

The Presidential Field: Full Coverage of the 2008 Candidates
<http://projects.washingtonpost.com/2008-presidential-candidates/>

Religion & Politics '08
<http://pewforum.org/religion08/>

年轻人参加投票

Can I Vote?
<http://www.canivote.org/>

CIRCLE: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on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http://www.civicyouth.org/>

Generation Engage
<http://www.generationengage.org/>

I'm 18 in 08 — Youth voting blog and documentary film
<http://im18in08.blogspot.com/>

民意调查

CBS News Polls
<http://www.cbsnews.com/sections/opinion/polls/main500160.shtml>

The Gallup Poll
<http://www.gallupoll.com/>

The Harris Poll
http://www.harrisinteractive.com/harris_poll/

Los Angeles Times Poll
<http://www.latimes.com/news/custom/timespoll/>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http://people-press.org/>

PollingReport.com
<http://www.pollingreport.com/>

RealClearPolitics Polls
<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polls/>

Survey Research Links
<http://felix.iupui.edu/Links.htm>

Zogby International
<http://www.zogby.com/>

主流媒体选举博客

ABC News: The Note

<http://abcnews.go.com/Politics/>

CBS News: Politics

<http://www.cbsnews.com/sections/politics/main250.shtml>

CNN: The Situation Room

<http://www.cnn.com/CNN/Programs/situation.room/blog/>

Fox News: Update '08

<http://www.update08.foxnews.com/>

MSNBC News: First Read

<http://firstread.msnbc.msn.com/>

National Journal: The Hotline

<http://hotlineblog.nationaljournal.com/>

New York Times: The Caucus

<http://thecaucus.blogs.nytimes.com/>

Washington Post: The Fix

<http://blog.washingtonpost.com/thefix/>

竞选筹资

The Campaign Finance Institute

<http://www.cfinst.org/>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Campaign Finance Law

<http://www.fec.gov/law/feca/feca.shtml>

Office of the Clerk,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Reports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Finance Reports

Project Vote Smart: Campaign Finance

http://www.vote-smart.org/official_five_categories.php?dist=finance.php

Race for the White House: Banking on Becoming President

<http://opensecrets.org/pres08/index.asp>

选举法资料

The Campaign Legal Center

<http://www.campaignlegalcenter.org/>

Commission on Federal Election Reform

<http://www.american.edu/ia/cfer/>

Election Law @ Moritz (College of Law)
<http://moritzlaw.osu.edu/electionlaw/>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Administering and Enforcing Federal Campaign Finance Laws
<http://www.fec.gov/index.shtml>

Help America Vote Act of 2002
<http://www.fec.gov/hava/hava.htm>

U.S.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http://www.eac.gov/clearinghouse/u-s-federal-election-system>
(Click on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Voting Section: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ttp://www.usdoj.gov/crt/voting/misc/faq.htm>

Voting Rights Act
<http://www.ourdocuments.gov/doc.php?flash=true&doc=100>

选举团

Library of Congress: Who Really Elects the President?
<http://www.loc.gov/wiseguide/oct04/election.html>

U.S. National Archives: Electoral College Calculator
<http://www.archives.gov/federal-register/electoral-college/calculator.html>

U.S. National Archives: U.S. Electoral College
<http://www.archives.gov/federal-register/electoral-college/>

投票技术手段

Caltech-MIT Voting Technology Project
<http://www.vote.caltech.edu/>

Election Reform Information Project
<http://www.electionline.org>

How E-voting Works
<http://people.howstuffworks.com/e-voting.htm>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Election Directors
<http://www.nased.org/membership.htm>

Vote: The Machinery of Democracy
<http://americanhistory.si.edu/vote/>

Web Sites for the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or Directors of Elections
<http://fvap.gov/links/statelinks.html>

美国国务院对以上网上信息资源的内容及其链接可靠性不承担责任。上述链接在 2007 年 10 月时畅通。